

古
微
堂
集

古微堂外集卷六

邵陽魏源著

籌河篇上 道光二十二年

我生以來。河十數決。豈河難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盜。作籌河篇。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籌河用不籌國用。故財成今日之匱。以今日之財額。應今日之河患。雖管桑不能爲計。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爲功。故今日籌河。而但問決口塞不塞。與塞口之開不開。此其人。均不足以與言治河者也。無論塞於南。難保不潰於北。塞於下。難保不潰於上。塞於今歲。難保不潰於來歲。即使一塞之後。十歲、數十歲。不潰決。而歲費五六百萬。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墳壑之政乎。吾今將言改河。請先言今日病河病財之由。而後效其說。人知國朝以來。無一歲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後之河費。既數倍於

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險一日。其費又浮於嘉慶。遠在宗祿名糧民欠之上。其事有由於上者。有由於下者。何謂由上。國初斬文襄。承明季潰敗決裂之河。八載修復。用帑不過數百萬。康熙中堵合中牟楊橋大工。不過三十六萬。其時全河歲修不過數十萬金。蓋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協貼物料。方價皆賤。工員實用實銷。故工大而費省。乾隆元年。雖一召詔。各省海塘河隄。派民之工十餘萬。而例價不敷者。尙徵徵歸欵。至四十七年。蘭陽青龍岡大工。三載堵閉。除動帑千餘萬外。尙有夫料加價銀千有一百萬。應分年攤徵。其時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後遂沿爲例。徵僅屬空名。每逢決口。則沿河商民。且預固柴葦。倍昂錢値。乘官急以取利。是爲河費一大竇。然乾隆末大工雖不派夫。而歲修、搶修、另案。兩河尚不過二百萬。及嘉慶十一年。大庚戴公督南河。奏請工料照時價開銷。其所藉口。不過一二端。而撥及全局。於是歲修、搶修、頓倍。歲修增。而另案從之。名爲從實開銷。而司農之度支益墮。是爲河費二大竇。計自嘉慶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載。姑以歲增三百萬計之。已浮舊額萬萬。

況意外大工之費。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數計耶。此之謂費浮自上。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後。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務洩漲。漲愈洩。溜愈緩。海口漸淤。河底亦漸高。則又惟事增隄。自下而上。自一二歲以至十歲。數十歲。河高而隄與俱高。起海口。至榮澤。武陟。兩隄。亘二千餘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於堵。隆隄於天。試以每歲加隄丈尺。案冊計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實今隄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汎水淤墊。則曰風日削剥。以蓋其偷減。其實汎水僅能隄中之河身。不詭汎隄外之官地。試以隄外平地高低大尺。則河身突。卽此加隄之費。已不下三萬萬。河身既淤。大溜偶澗。即成新險。於是又增另案之費。河隄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隄。亦逐年加高。於是又增湖堰之費。亦不下三五萬萬。是以每汎必漲。每漲必險。無歲不稱異漲。每歲兩河另案歲修。南河計四百萬。東河二三百萬。潰決堵合之費。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潰決。而虛糜之費。則習以爲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隄日增。工日險。一河督。不能兼顧。於是分設。東南兩河。置兩河督。增設各道。各廳。康熙初。東河止四廳。南河止六廳者。今則東河十五廳。南河二十二廳。凡南岸北岸。皆析一爲

兩廳設而營從之。文武數百員。河兵萬數千。皆數倍其舊。其不肖者。甚至以有
險工。有另案爲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栗恪勤之磚工。卽已有靡費。非小節省。
罪大之謗。此之謂費增自下。是以國家全盛財賦。四千萬之出入。無異乾隆中
葉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費。且倍省於乾隆之舊。而昔則浩浩出之而不窮。今
則斤斤擣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財之大漏卮也。而河工者。國帑之大漏卮也。然
則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懲糜費而言節用。可乎。曰。無及矣。南河十載前。
淤墊尚不過安東上下百餘里。今則自徐州歸德以上。無不淤。前此。淤高於嘉
慶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禦黃壩不敢。今則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議者。尙擬
改安東上下。繞澗避淤。或擬接築海口長隄。對壩偏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
則中滿倒灌。愈堅愈厚。愈長。兩隄中間。高於隄外四五丈。即使盡力。海口亦不
能掣通千里長河。於暮月之間。下游固守。則潰於上游。固守。則潰於下。故曰
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復生。不能治。斷非改道。不爲功。人力預改之者。
上也。否則待天意自改之。雖非下士所敢議。而亦烏忍不議。

籌河篇中

河決南岸與決北岸孰勝。則必僉曰。南決禍輕。北決禍重。北決而在上游。其禍尤重。決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龍岡之決。歷時三載。用帑二千萬。又改儀封考城而後塞。嘉慶封邱荆隆工之決。歷時六載。後因暴風而後塞。武陟之決。用帑千數百萬。亦幸壩口壅淤而後塞。南岸則雖在上游。亦不過數百萬可塞。是地勢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趨順。而南趨逆。故挽復放道。北難而南易。上游北決。則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問曰。然則河之北決。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決。必貫張秋運河。張秋即今海頭縣。 趨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挽回南道既逆而難。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順而且易。奈何反難其易而易其難。禍其福而福其禍。則必曰恐妨運道。烏乎。今之南運河。果能不灌塘而啟壩通運乎。既可灌塘於南運河。獨不可灌塘於北運河乎。明知順逆難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順。舍難而就易。豈地勢水性使然乎。審地勢水性如之何。曰。莫如南條行。南北條行北而已。近日黃河屢決。皆在南岸。誠爲無益。卽北決。而僅在下游。

徐沛歸德之間亦無益。惟北決于開封以上則大益。何則。河濟北滔也。而泰山之伏脈介其中。故自封邱以東。地勢中隆高起。而運河分水龍王廟。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濟運。是河本在中幹之北。自有天然歸海之鑿。強使冒幹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勢也。北條有二道。一爲冀河故瀆。史記所謂禹載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滹水下游至天津靜海縣入海皆禹河故道其地亦高故不可用一爲山東武定府之大清河。卽濟水。小清河。卽潔水。皆繞泰山東北。起東阿。經濟南。至武定府利津縣入海。卽禹所河爲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潔川者也。自周定王時。黃河失冀故道。卽奪濟入海。東行潔川。故後漢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歸濟。築堤縣渠。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漢千乘即今武定府利津縣行之千年。閱魏晉南北朝。迨唐五代。猶無河患。是禹後一大治。蓋不用禹冀州漳衛之故道。而用禹兗州潔川之故道。以地勢。則上游在懷慶界。有廣武山障其南。大伾山隣其北。旣出。卽奔放直向東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兗州東阿以東。至青州入海。其道皆亘古不變不壞。其善。一以水性。則借至清沉駛之濟。濂至濁淤之河。藥對證而力相敵。非淮泗。

慎治不足刷黃者比。其善二。北宋河益北徙。幾復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則南歸大險。故興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東。又不知講求漯川故道。其弊在子以河裹敵。志不在治河也。及南宋紹熙金明昌之際。河遂自陽武而東。至滑張。注梁山。澠分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海。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今會通河起於上縣至淮安府清河縣是也北清河即濟漯川。今大清河自運河濱水渠源東阿平陰濟寧濟東武定青城濱利津海口其時。金人以鄰爲壑。故縱河南下。與北清河並行。其弊又在于以河病敵亦無志治河也。及元世祖至正中。開會通河。盡斷北流。專以一淮受全河。而河患始亟。元末至正中。又北決賈魯初獻二策。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兵省。一議浚塞並舉。挽河南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脫脫竟用後議。挽之使南。其時余闢卽言河在宋衛之郊。地勢南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議者慮河之北。則礙會通之漕。不知河卽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不以黃也。賈魯不能堅持初議。其識尙出余闢之下。明以來。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於清口。而不知徙清口於兗豫。其所見又出賈魯之下。諸臣修復之河。皆不敷。

年十餘年隨決隨塞。從無王景河千年無患之事。豈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勢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於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今日視康熙時之河。又不可道里計。海口舊深七八丈者。今不二三丈。河堤內外灘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屢漫屢淤。如徐州開封城外地。今皆與雉堞等。則河底較國初必淤至數丈以外。洪澤湖水。在康熙時止有中泓一河。寬十餘丈。深一丈外。卽能暢出刷黃。今則汪洋數百里。蓄深至二丈餘。尚不出口。何怪湖歲淹。河歲決。然自來決北岸者。其挽復之難。皆事倍功半。是河勢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決。必衝張秋。貫運河。歸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容納全河。又明如星日。使當時河臣明古今。審地勢。移開渠塞。決之費爲固。勢利導之謀。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乃河再三欲東入濟。人必再三強使南入淮。強之而河不受制。則曰治河無善策。治河兼治運。尤無善策。烏乎。運河之貫黃河南北一也。黃河之貫運河。亦南北一也。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餘里。至張秋入大清河。建瓴而下。是南岸通漕甚易。所宜籌。惟北岸。但自蘇張至

臨清二百餘里。蓋塞減水壩倒塘濟運。而築石閘於壽張黃運之交。是北岸通運亦視南河舉黃壩倍易。何處乎運道。且今日之河。亦不思其不改而北也。使南河尚有一綫之可治。十餘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藥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然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何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可決而南也。惟一旦決上游北岸。奪溜入濟。如蘭陽封邱之已事。則大善。若更上游而快于武陟。則尤善之善。河已挽之不南。費又籌之無出。自非因敗爲功。計將安出。因敗爲功。如之何。日乘冬水歸壑之月。築堤東河導之東北。計張秋以西。上自陽武。中有沙河、趙王河。經長垣東明二縣。上承延津。下歸運河。卽漢唐舊河故道。但削遙堤以節制之。卽天然河槽。張秋以東下至利津。則就大清河兩岸展寬。或開削遙堤。卽如王景用錢百億。
共一千萬貫合五百萬兩 尚不及蘭陽武陟之半。河既由地中行。無高仰。自無衝決。即使盛漲偶溢。而隄內隄外相平。一堵卽閉。不過如永定河塞決之費。一二十萬而止。新河北不駕太行之脈。南不駕泰山之脈。介兩脈之間。所刷皆虜沙浮土。日

益深通。且南岸有舊河。淤身千餘里。高五六丈。寬數百丈。以北岸爲南岸。新河

斷不能再侵軼而南。雖自考城以下。舊河迤邐益南。距新河漸遠。難盡借北隄爲南隄。而河如南決。則斷不能冒截而過北岸。自衛輝以上。西薄大伾山。自衛輝以東。有平行無窪下。功用磚工護隄。以禦大溜。河必不含深就高。侵軼而北。

禹河山冀州入海。史言歲之高地。是冀北不盛下之證。卽使百年後河流偶北。如北宋之復禹迹。亦無庸疑之便。南矣。姑母侈王景河千

年之遠效。而數百載閭大工費必可省矣。其平時歲修。則姑復

國初之

舊。以一河道駐張秋。督南岸北岸上游下游數廳官。及河標武職數十員而止。

可裁冗員大半矣。

每處轄境不能過百里。縱橫時輒長莫及也。若水由地中行。則無險工可捨。故無用多官。

歲修及倒塘濟運。至多以數十萬計。如

國初舊額藏可省五百萬。十數年可漸復乾隆

庫藏之舊。大利一。河北自衛輝南境。凡沙河所經。如原武、陽武、延津、封邱、考城。直走山東。皆歷年河決正溜所衝之地。非沙脈。卽斥鹵。皆土曠人稀。無輜輶閭闈。而南自開封下至淮海。舊河涸出淤地千餘里。以遷河北失業之民。舍磚瘠得膏腴。不煩給價買地。大利二。洪澤湖暢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西土

游民田數萬頃。大利三。五壩不啟。下河不災。淮揚化爲樂國。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虛糜。而後

大利五。

其新河歲修數十萬金。但取諸舊河舊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項而有餘。

國家更不費一錢以治河。大利六。此六利者。天造地設。自然之利。非非常

之事也。亦不必需非常之人也。但須廷議決計於上。數曉事吏承宣於下。曉諭

河北州縣當水衝數十里內之民。以蘭陽武陟之已事。令其徙危就安。徙害就

利。舍磽瘠。

就膏腴。天下無不知利害之人。斷無甘心危地以待淪胥之事。豈非

因勢利導至易之策。然而事必不成者。何也。河員懼其裁缺裁費。必譁然阻畏。

事規濬之臣。

懼以不效肩責。必持舊例。譁然阻

一人倡議。

衆人側目。未興天下

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盤庚遷殷。

浮言聒聒。故塞洛洞之口。易塞道謀

之口難。

自非一旦河自北決于開封以上。

國家無力以挽回淤高之故道。

浮議亦無術以阻撓建瓴之新道。豈能因敗爲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吁。

國家大利大害。當改者。豈惟一河。

當改而不改者。亦豈惟一河。

此山東濟南府武定府之大清河。非直隸天津直沽口之大清河也。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條濟水。一條衛水。判然不同。雖二道皆禹河故道。而燕薊之水皆南流。此北道地高之明證。且南遼京師。斷不可用。惟東道天然大壑深通。且爲歷年北決之正溜。天造地設。更無善於此者。胡氏渭尚責王景不知復禹河冀州故道。未能盡善。豈殷宗五遷爲患之河。反勝于漢唐千年無患之河乎。但慕師古。無裨實用。斯則書生之通蔽已。

鵠河篇下

或
史稱王景治河。發卒數十萬。修渠築隄。自榮陽東至平乘海。一千餘里。
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礪。原注砾精山名。當作砾精山。每石砾石八枚。水冲者必破去。方免漏水堵直。或溝防遏衝要。即今掘堵御險疏決壅積。原注無河精處。別開引河。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澗。
注。無潰瀉之患。成詳下文。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用錢千萬貫。明年夏渠成。于余州。工部乃以校尉王延代帥河堤。銅堵铁千石。或名其官爲鐵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隸屬爲之。其法皆與後世治河相仿。惟十

黑立一水門。得無分泄水力。溜緩沙停。蹈蕡譏多開渠門之失。遠潘斬東水攻沙之議。曰。潘季馴治河。亦有閘壩漁洞以殺盛漲而淤窪地。景之水門。卽潘氏之斷洞也。更相洄注。使無潰漏。則水門外必仍有遙堤以範圍之。卽漢人所謂金堤。又謂之石堤者。潘氏遙隄。相去千丈。內有縷隄。相去三百丈。河槽當行縷隄之中。日夜攻沙。若水門不在縷隄外。遙堤內。則一泄不返。安能更相注而無潰漏耶。計王景新河。初年渠身尙淺。伏秋二汛。往往溢出內隄。漲至大隄。故立水門。使游波有所休息。不過三四口。卽退歸河槽。故言更相洄注。若數年後。新河深至五六丈。則大汎不復溢過內隄。而水門可等虛設。故能千年無患。然則十里一水門者。蓋其開放新河時。使皆洄注于內堤左右。而非泄水于外隄乎。川錢千萬貫。不及近世蘭陽武陟大工之半。而遂建千載之績。何憚而不爲。曰。王景築隄千餘里。用錢千萬貫。其時物力。視今貴賤懸絕。果能以今日銀價合古時錢價耶。曰。王景之費。一由于初創新道。故有鑿阜破砥直截溝澗之勞。二由于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也。今則因其故道。無復鑿阜破砥之功。是費

可省于舊者一。水門石工。視繩堤土工費倍。蓋其時滎陽以東無高厚南岸爲之節制。恐河南侵。故隄防用力若是。今則有高厚舊河身以爲南岸。即不必立水門。不必用繩堤。而但築迤隄。其北岸亦止須間拋磚工以護隄。槩漲費可省于舊者二。是今日之事。師景而逸于景。考河堤土工。每方例給銀一錢九分或二錢一分。今欲改道。必築新堤。高丈五尺。頂厚三丈。底寬十丈五尺。計隄長每丈需土百方。爲銀二十兩。每隄一里。需銀二千六百兩。除舊河上游。卽以北隄作南隄。毋庸新築。及下游大清河兩岸。遙堤高廣減半。其費較省。外統計新河千餘里。不過費帑金五六百萬。止需目前今河例修一歲之費。即可一勞永逸。以今之銀五百萬。抵漢世之錢千萬。貴有餘矣。至東漢濱河員吏。秩不過千石。且隸于郡國。等子椽屬。視今日兩總督、八道員、數十屬營。相去懸絕。則其歲修工程之無多。又可知。不獨檢工減于後世什九。其浮費亦必不及後世什一。險工減。故官可大裁。浮費核。則工歸實用。故古河員之多寡。恒視河務爲盛衰。員愈多。費愈冗者。河必愈壞。員愈少。費愈節者。其河必愈深。如曰不然。近請視。

國初遠請視前史。或曰、國朝孫文定、裴文達皆曾主北流之議。然孫公之議則欲于漕舟抵臨清後。即由大清河入海。轉運天津。所經海道僅四百餘里。皆平恬內海。而非大洋。並以乾隆三年運登萊米三十萬石。由利津至天津。一日即至爲證。裴公則謂漢明帝時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以成功。今八河澤塞難濟。不若改由六塘河之省力。然耶否耶。曰自元明以來知北流之利者。如余闢、胡世寧。及近日胡渭、孫星衍。不一其人。皆無如漕舟直達之無策。若言築堤、言海運。終不能不兩易其舟。即無以杜阻撓之口。由其時尙未有灌塘濟運之法。故言改河北流必至道光間行之。始萬全無失。亦事窮則變。千載一時。至後漢王景傳。但言修渠築堤千餘里至海口。並無播河爲八之說。明帝紀、言汴渠決壞六十餘歲。王景治之。河汴分流。是其時河決爲二。一由汴。一由濟。王景塞汴歸濟。并不北經德州。亦無德棣間先決爲八之事。不知裴文達何白得此無稽之語。蓋誤認德州之老黃河、九河故漕者。以爲王景之河。且欲廣其尾閭寬五六十里。恣河泛溢。與潘靳之長堤束水議正相反。地理方向之未辨。

更何暇與議方略。德州之老黃河乃所謂王莽河也。問曰：兗州大清河爲王景故道，既可千年無患。何以禹河不專行潔川，而必兼行散濱？致殷都五遷之患，豈禹之智不及

景耶？曰：史言禹以河所從來者高行平地，數爲敗。乃自冀州引河北行。載之地，則是洚水方剗之時。兗州一望汪洋，水中無可施功，故從大陸開黎北行。載之高地，旣稱高地，明非天然之壑。及兗州水退，降丘宅土之後，河槽洞出，始知濟瀆地勢勝於冀州。故別斲二渠，兼行潔川。實則以潔川爲正流，而姑留冀州故道爲分派。其後冀州高地之九河日淤，正溜日趨卑地，故殷室有五遷之患。及周定王後，九河故道全塞，遂專趨濟瀆。後漢王景始因禹迹以成功，非景之智過於禹。所值之時，所因之時，過於禹也。是大禹初引河北載諸高地者，洪水時未竟之功。繼又斲渠引河東趨潔川者，洪水後講求盡善，而王景始成禹之志。師景卽所以師禹，非一時之功，實百世之功也。

問明人有沁水通運之議，以沁水由河南武陟入黃河，北與衛河相近，其水冬春清而夏秋濁，欲於木樂店修分水閘壩，冬春引清水入運河，夏秋放濁水入

黃河。是沁水可兼通南北。今議改河北岸。易不令漕舟溯黃而上。由沁入衛。通黃運南北之樞。可免灌塘濟運之巧乎。曰。沁水濁悍衝快。使北行入運。則衛輝必有昏塗之虞。無論七分入黃。三分濟運之間堵。未必可成。即使可成。而漕艘既至。張秋以後。乃不直赴臨清。而令逆溯黃河數百里而上。迂道千餘里。以覬不可必之功。視臨清灌塘濟運。勞逸迂直相百也。智惡其鑿。非利導之所尚也。問兩漢晉唐。河行東北。其時長安洛陽。帝都皆在河南。金元明本朝。河行東南。則燕都在河北。或謂冀北建都之形勢。其河宜南不宜北。然乎否乎。曰。治莫盛於唐虞。其時河北山冀州入海。而平陽蒲坂安邑之都。河南鄆。河北鄆。汴宋時。河北決而金源以興。明昌間。河南徙而金室日蹙。河之宜南流者。安在。元末。賈岳復河南流。而明太祖興鳳陽都金陵。其時元正都燕。其利於北都者。安在。且以形勢言之。河北流。則於燕都爲環拱。南流。則於燕都爲反弓。以符瑞言之。我朝國號大清。而河工奏疏。動以黃強清弱。清不敢黃爲雷。毫無忌諱。惟改歸大清河。則黃流受大清之約束。以大清爲會歸朝宗之地。其祥不祥。又孰

勝。總之仰食河工之人。懷河北徙。由地中行。則南河東河數十百冗員。數百冗費。數百年巢窟。一朝掃蕩。故簧鼓箕張。恐喝挾制。使人口聾而不敢議。昔漢武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丞相田蚡奉邑食鄃。在河北岸。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薦。邑收多。蚡乃言於上曰。河決皆天意。未易以人力強塞。故決久不塞。烏乎利國家之公。則妨臣下之私。固古今通患哉。

歲輔河渠議

國朝舊設三河道總督。治東河南河北者。直隸境內之河也。其工役雖不若黃河之鉅。然近日河北之漳河、永定河。橫潰歲告亦幾與治黃同。無善策。考之成案。諒之故老。則知漳流宜北不宜南。永定河宜南不宜北。南北之間。是爲大壑。其性總歸就下。其行必由地中。而近日治水者。皆反之。逆水性。逆地勢。何怪愈治愈決裂。說者曰。西北一望平曠。孰高孰下。西北之水。一泄縱橫。孰趨孰避。不知以水勢測之。而地勢之高下見矣。而水之鬯礙亦見矣。不然。漳河永定。舊日無隱。何以不聞爲患。爲患皆在築隄之後耶。故治北河者。以不築隄爲

上策順其性作遙隄者次之。強之就高愈防愈潰是爲無策。請分究其得失。
宋元以前。黃河北趨大名入海。漳水入河易泄。故從不爲患。宋元以後。黃河南徙。漳水不入河而入衛。下游已淤淺難容。然其時漳之故道猶深。亦不爲患。近則潰決四出。盡失故道。魏縣五城皆在巨浸。於是始議隄塞。不知治水之法。各因其性。黃河湍悍。宜防而不宜泄。漳水淤渟。可資灌溉。宜泄而不宜防。史起白圭。前卓明鑒。今人多執漳河南徙以後之難治。抑知自明至雍正。由三台至館陶。東北之路歷數百年無患者。卽此漳也。乾隆五十九年。由三台南決。甫堵北行。次年仍南決。於是任其所之而後安。道光二年。由馮宿村北決。甫堵築南行。次年仍北潰。於是任其所之而後安。豈其水性之拗執。欲北轉南。欲南轉北哉。漳河兩岸沙土十之八九。膠泥十僅一二。以平曠沙鬆之土。當衝刷之鋒。故安陽內黃沿河數十村莊。災潦歲告。而居民終不肯築堤者。退淤之後。麥收必倍。報災之歲。例免差徭。卽史起引漳溉田之成效。若以沙土築堤。不特旋成旋潰。卽幸不潰決。亦愈淤愈高。遇盛漲必建瓴而下。其害十倍。故土人有漳河小治。

則小決大治則大決之語。是知不治之治。斯爲上策。且漳河之地勢水性。大抵東北行則安。東南行則病。不見滹沱河乎。挾泥衝悍。與漳何異。特以其東北入海。故雖左右擊盪。有吞噬而無淤高。無漫漫。漳之利東北不利東南。何獨不然。近人患漳流之南侵衛河。有妨運道。亦從事北排。北排而漳不受制。遂謂性不宜北。抑知挽救於末流。而未治其上游南趨之路耶。試由上游卽端其趨。何患下游不循其轍。治上游如何。曰。修復故道。自三台以迄館陶。小費而大省。一勞而永逸。故曰興治黃河小異而大同。敢以質司水衡之君子。

自漳河以南。地勢南高而北下。自永定河以北。則地勢又北高而南北下。永定河故道。經固安至霸州入會同河。今南岸以西之金門閘。減水引河。卽其故道也。舊本無限。雖西漲東坍。遷徙無定。而膏腴所及。以夏麥倍償秋禾。民反爲利。自康熙三十九年。撫臣于成龍改河東北。注之東淀。而淀受病。及乾隆二十年。開北隄放水東行。於是河日淤。隄日高。視平地一二丈以外。動輒潰決。然潰於北岸者一堵即合。潰於南岸。則建瓴患巨堵。合費倍。欲審地勢水性。非順其南

下之舊由固安霸州而入玉帶河不可。或曰。縱河南下。將設隄乎。不設隄乎。曰。治北方濁流之法。以不治而治爲上策。漳河、滹沱河、子牙河、白河、趙河、沙河之無隄是也。此外惟讓地次之黃河之遙隄是也。永安河舊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二百里之間。旬日水退。土人謂之鋪金地。泥沙停於二邑者多。會於清河而入淀河者少。故三百餘年無患。自築隄束水以來。岸寬者一二里。近者半里。至十餘丈。夫以千里來源。而束之兩堵之隄。適足激其怒而益其害。又况兩岸有沙無泥。遇風則隄隨沙去。遇水則隄與沙化。是築隄不能束水。今縱不敢言無隄。而河如南決。則莫如順其所向。以舊河爲北岸。而於新決之河。別築遙隄。約寬十里。其村落可避者。遙諸隄外。必不可避者。墳撥地價。卽有固安霸州一二愚民不願遷徙者。亦不能以十餘村愚民。而妨十數州縣之大利大害。如此則地廣足以受水。地勢足以暢水。力少則無衝抉。水淺則無淹沒。有淤地肥麥之功。無搶險歲修之費。從此永定河道員。可改爲地方法道。此百年之利也。總之直隸界南之水。莫大於漳河。界中之水。莫大於永定。

子牙二河。子牙河即滹沱河下游。據舊志皆無隄。是以田水得有所歸。而河水不致淤澗。自永定河等隄束水。而勝芳淀、三角淀皆淤。自子牙河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田水入河之路阻。而漲水漫田之患生。此直隸水患之大要。去其水患。卽爲水利。此又直隸治水之大要。故曰與治黃河小異而大同。敢以質司水衡之君子。

道光甲辰乙巳之春。兩從固安渡永定河。詳審南隄外如釜底。北隄外地與隄平。又質諸土人之習河事者。爰成是議。

上陸制府諭下河水利書

前奉憲檄委查下河水利救急之策。飭令將上游下游及中段情形逐一查訪。源所發興化係下游總匯。距各海口各一二百里。此次晉省。又由六合遷赴盱眙天長。查勘上游禹王河故道。并巡查歷年案卷圖說。始知上游分泄淮水歸江之策。下河築堤束水歸海之策。均屬勞費難成。殆同畫餅。至中段徙墾一策。以全局形勢通籌。亦多窒碍。難以操効。請畧陳其概。上游泄淮入江之說。無過

盱眙天長六合之禹王河。經康熙乾隆嘉慶道光間四次估勘。並無河形。須平地鑿開新河二三百里。乾隆間廬鳳道張容運估銀三百六十餘萬。道光五年琦制府復委劉縣丞估工。亦復相仿。且毀廢三縣民田將十萬畝。而山潦潰決諸患更在其外。此不可行者一。下游築堤束水歸海之議。創自新文襄。請帑三百餘萬。當時中外皆以爲不可行。無論且經由各湖蕩純係沙泥。無處取土。豈有可陞之理。即使可成。亦不過於運河之外再增二三百里之運河。更難修守。其不可行者二。至酌移郵南四壩於寶應之子要溝。開山陽之涇河。開以求歸海路近。免災他邑之說。查寶應運河高於寶應湖面四五六七尺不等。至高郵而湖河始平。是卽移壩於北。仍不能分高郵湖隄之險。况下游海口各閘金門皆窄。若上建滾壩。下無去路。仍將漾災各邑。若拆開海口各閘。則伏汛時又恐有鹹潮倒灌之患。即使海口亦建兩滾壩。而中間所經射陽湖等處。皆需挑兩引河。通計上下建壩至省需八十萬。挑引河至省亦需八十萬。共費百六十萬。仍不能分淮安高郵邵伯各湖之險。此不可行者三。惟是本年六堡拆口。全資

入湖淤量益甚。明年盛漲，下游保壩益難。不可不預籌防患之策，必不得已，求其可以延急而費省者，莫如先培運河西隄石工之一策。查每年開壩急不能待者，皆山揚河廳之永安汎一帶及江運廳之荷花塘一帶，湖河一片，更隄危險之故。但如近日高郵紳士吳請加高東隄五尺之說，則又書生膚末之說，不中要領。蓋東隄前無外障，後無倚靠，愈高則愈險。何能禦全湖風浪之衝？且已有河廳例領歲修銀兩，儘足完繕，何須另案？惟西隄實東隄之保障，且兩面皆水，以水抵水，遠勝東隄之一面空虛。故凡有西隄之處，其東隄則安若金城。即水已漲過西隄，而水中但有脊影草痕者，其東隄卽不吃重。自道光十餘年，欽差朱敬二公奏辦西隄碎石工以來，隄濬潘二河帥十載中止，有二年災潦，較之黎襄勤任內，年夏汎開壩以下河爲壑者，已大有懸絕。至其工程之不固者，一在石工不全，一在擣取湖中沙泥，遇水卽化，兼之歲修春工，每將西隄減估，甚至捨西隄之上以培東隄，是以日形殘薄。今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須完補石工，改用田土，其緊要險工，不過永安汎四十里之內，次則召伯汎荷花塘一

帶除現有石工各段外。其應補者不過數十里。所費不過二十餘萬金。即可保固東堤。不畏風浪。每年可守。至立秋以後。下河水永不成災。本年節舟往來高寶各湖。目擊情形。而承指畫。洞悉利害。此外上下游各策。無論其不能辦。即使同時并舉。而此永安汎荷花塘上下數十里之險灘。亦斷無聽其唇亡齒寒。不需保障之理。是西隄石工。無論何策。皆不能省。雖非釜底抽薪之謀。實急則治標之計。其西隄石工訪詢頗得要領。謹別開篩畝呈鈞鑒。倘河工經費不敷。可否暫籌借款。墊撥於下河七州縣分年帶征歸款。源爲下河民生起見。冒昧上陳。伏乞鈞示謹狀。

再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

運河西隄土石工已蒙憲允奏辦。下河民生同深慶幸。惟是河工議論。有謂所佔石方之價。止係碎石而非條石。永安汎居下五湖之腰。水寬浪巨。自必補砌條石。加培灌漿。方期保固。需銀將六十萬。加以木椿灰漿工費不貲。斷非汎前所能成事。且灰漿非經年不能老固者。查運河之有西土隄。始於明代潘印

川面西隄之有石工。近日則始於道光十餘年間。欽差朱敬二公奏辦。全係碎石填鋪。從無裏面條石灌漿施椿之事。現在水落隄出數百里中。一望森然。誰是砌石。不得以高堰石工之方價概諸西隄也。西隄石工。自道光十八年辦竣後。將運河向日蓄水丈二尺開墾之例。改爲蓄水丈四尺以上至丈六尺不等。鱗潘二帥十載中只有一年災潦。較之從前年年未秋開墳。以下河爲淤者。已大相懸絕。是石工之明效。但當日承辦工員。或卽取河泥築隄。又未將隄一律高寬。而卽先鋪碎石。是以間斷高低不齊。一遇盛漲。其水從低處冒過。又歷年風浪坍卸。並未撈摸捕還。以致伏汎湖河一片。東隄仍受其衝。又下游揚運廳所轄露筋祠至邵伯數十里中。如荷花塘昭關壩等處。亦係次險。不知當日何以獨不佑辦。今當別爲綑繆之計。不當僅慮及高郵汎之西隄也。又有謂此但治標。非釜底抽薪之計。何如別改清口。以籌出清刷黃之路。使湖水北出暢宣四五分。則上壩可不啓。而下壩可開虛設者。查出清刷黃。果有此上計。固所祀禱而求。但卽有此上計。亦止能泄湖水於清黃高下畧等之時。而不能

泄於清黃高下丈許之時。考清水暢出宜莫若國初康熙之日。而靳文襄卽以下河災潦爲憂。奏長隄東水歸海之策。可見國初清口亦止能宣泄於伏汎未漲之時。若遇大汎。則上五壩仍不得不開。而下五壩不得不守。而謂清口一通。下游五壩卽同虛設。談何容易。况此次佔辦西隄石工。原請於票鹽經費。墊支。由下河州縣撥征歸款。不敢請帑。以分河工之經費。是下游治標與上游之治源。自可並行不悖。非若河工另案請帑。帑之事。下游多一項石工。卽少上游一項經費。急則治標。請先准行以塞下河百姓之望。免致明夏保壩時。致百姓又以堤工不固藉口也。再有請者。從來河工議論多而成功少。平日沿習開壩。則年年以下河爲鄰壑。及一旦講求保壩。則又必欲使上游之水涓滴不入下河。如所謂開禹王河泄湖歸江。所謂築長堤東水歸海。所謂仿高堰工程。條石砌縫灌老灰漿。皆由求效太侈。欲秋成之後。下河田亦不受淹。殊不知西水之於下河。能爲害亦能爲利。如使終年西水不入下河。亦非民田之福也。不但東臺鹽城阜寧海鹵地鹹。全恃西水泡淡。始便種植。卽高郵泰州興化寶應。

甘泉等縣。亦賴西水肥田。始得膏沃而省糞本。凡西水所過之地。次年必畝收加倍。如年年全不開壩。則下河田日瘠。收日歉。故開壩於立秋以前。則有害無利。開壩於立秋後處暑前。則利害參半。如開於處暑以後。則不惟無害而且有大利。緣立秋大節。天氣更變。必有風暴以應之。歷年小風暴皆在立秋前後。大風暴皆在處暑前後。天既變東風爲西風。則東岸河隄止能禦平水。不能禦風浪。自不能不開壩以泄水。故保壩者。非求其不開。而但求其緩開也。如求其終年不開。自非西隄石工所能操券。如僅求立秋後開車羅壩。處暑節開中壩。則江潮未必年年頂托。既有歸江各路以暢之於下。有歸海各閘以泄之於旁。又有西堤石工高厚堅固以橫障於前。縱有全湖風浪。不能冒過西隄。而東隄所當者。不過運河數丈之風浪。豈猶不可守延旬日以俟收成乎。知下河水利。止求夏秋間緩開旬日而止。則求效不必過侈。經費不必過大。議論不必過剝。止求補完西隄以作東堤之保障。而前此種種策畫。皆題目過大。曠日無成。均可東之高閘矣。又自邵伯至清江運河東岸。設有二十四閘。原爲未開壩以前預

籌官泄之地。乃近年廳汎每於五月初湖河盛漲時。反將諸閘全行堵閉。似爲蓄水增漲挾制開壩之地。若謂恐妨農田。何故不啟閘而反議啟壩。無是情理。若使每年於未啓壩時。先啓二十四閘。每閘過水一丈。合計可減一壩之水。使湖漲減得一分。卽減一分之險。五壩能緩開一日。卽下河低田受一日之賜。然後以節令風暴之期。爲開壩之期。此皆當於善後章程內奏請施行。實可謂億萬姓無窮之賜。謹狀。

湖廣水利論

歷代以來。有河患無江患。河性悍於江。所經兗豫徐地多平衍。其橫溢潰決無足怪。江之流澄於河。所經過兩岸。其狹處則有山以夾之。其寬處則有湖以豬之。宜乎千年永無潰決。乃數十年中。告災不輟。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請賑緩徵無虛歲。幾與河防同患。何哉。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語。今則承平二百載。土滿人滿。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漢沿湖。向

日受水之地。無不築圩捍水。成阡陌治廬舍其中。於是平地無遺利。且湖廣無
業之民。多遷黔粵川陝交界。刀耕火種。雖蠶叢峻嶺。老林邃谷。無土不墾。無門
不開。於是山地無遺利。平地無遺利。則不受水。水必與人爭地。而向日受水之
區。十去五六矣。山無餘利。則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敗葉陳根。歷年壅積者。至
是皆剷掘疏浮。隨大雨傾瀉而下。由山入溪。由溪達漢。達江。由江漢達湖。水去
沙不去。遂爲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淺。近水居民。又從而圩之。用之。而向日受
水之區。十去其七八矣。江漢上游。舊有九穴十三口。爲泄水之地。今則南岸九
穴淤。而自江至澧數百里。公安石首華容諸縣。盡占爲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
夏首不復受江。監利河陽縣。亦長堤亘七百餘里。蓋占爲圩田。江漢下游。則自
黃梅廣濟。下至望江太湖諸縣。向爲尋陽九派者。今亦長堤亘數百里。而澤國
蓋化桑麻。下游之湖。面江而日狹。一日而上游之沙漲。日甚。一日夏漲。安得不
怒。堤垸安得不破。田畝安得不災。然則計將安出。曰。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
相形。則取其重。爲今日計。不去水之礙。而免水之潰。必不能也。欲導水性。必掘

水障。或曰有官垸。民垸。大礙水道。而私垸反不礙水道者。將若之何。且有官垸。民垸。而藉私垸以捍衛者。並有藉私垸以護城隄者。將若之何。且私垸之多千。百倍於官垸。民垸。私垸之築高固。甚於官垸。民垸。私垸強。而官垸弱。私垸大。而官垸小。必欲掘而導之。則廬墓不能盡毀。且費將安出。人將安置。應之曰。今昔。情形不同。自有因時因地制宜之法。如漢口鎮舊與鸚鵡洲相連。漢水由後湖。出江。國初忽衝開自山下出江。而鸚鵡洲化爲島。有又如君山。自昔孤浮水。而今則三面皆洲。水涸不通舟楫。岳州城外。昔橫亘大沙灘。舟楫距城甚遠。今則直泊城下。又如洞庭西湖之布袋口。今亦冬不通舟。此則乾隆至今已判然。不同。皆西漲東坍之明驗。水既不遼放道。故今日有官垸。民垸。當水道。私垸反。不當水道之事。今日救弊之法。惟不問其爲官爲私。而但問其垸之礙水不礙。水。其當水已被決者。卽官垸亦不必復修。其不當水衝而未決者。卽私垸亦毋。庸議毀。不惟不毀。且令其加修。升科以補廢垸之糧缺。并請遴委公敏大員。編。勘上游。如龍陽、武陵、長沙、益陽、湘陰等地。其私垸孰礙水之來路。洞庭下游。如。

南岸巴陵、華容、之私垸。北岸監利、潛沔、之私垸。及汀洲、孰礙水之去路。相其要害而去其已甚。杜其將來。而寬其既往。毀一垸以保衆垸。治一縣以保衆縣。且不但數縣而已。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湖北高於江西。江南楚境之湖口日蹙日淺。則吳境之江隄日高日險。數垸之流離與沿江四省之流離。孰重孰輕。且不但以鄰爲壑而已。前年湖南漢口大潦。諸縣私垸之民人漂溺者亦豈少乎。損人利己。不可。况損人並損己乎。乾隆間湖南巡撫陳文恭公。勑玩視水利之官。治私築豪民之罪。詔書嘉其不示小惠。苟徒聽畏懼怨之州縣。徇俗苟安之幕友。以姑息於行賄舞弊之胥役。壘斷固利之豪右。而望水利之行。無是理也。欲興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奪水奪利之人而已。

湖北隄防議

荊州其川江漢據西南建瓴之勢。自古不聞爲患。而近災歲告。其隄防幾與河淮並列。蓋大江出峽。至江陵始濤決橫恣。而下游洞庭夏漲。又挾九江之水。奔騰而出。以橫截大江之去。又東則漢口截之。又東則彭蠡口截之。每相敵相匯。

則回逆旁溢。而洲渚莫盛於荆。是爲江患。漢水則發源漢中。挾興安鄖陽萬山。溪湖之水以東。又受德安安陸之水於鄖口。皆山潦橫舉。每夏秋汎。與江爭漲。則分派入江陵之長湖。下達潛監沔陽之沌口。港汊縱橫數百里。彌望是爲漢患。斯二者。或委之天時焉。謂蛟水驟漲數丈。所至潰突。非汎水日長尺寸之比。則其發有時。固不應天灾之歲告也。或委之人事焉。謂秦蜀者。林棚民。墾山泥沙。隨雨盡下。故漢之石水斗泥。幾同濁河。則承平生齒日倍。亦不能禁上游之不掣也。故今治江漢者。則專從事於隄防。且歲咎於隄防之不固。烏乎。天下固有致忠之由。執爲防患之術者乎。江之在上世也。有七澤以漾之。有南雲北夢。八百里以分瀦之。夏秋潦盛。則游波寬衍。有所休息。自宋世爲荆南留屯之計。陂堰成田。日就淤塞。而孟珙汪策之知江陵。尙修三海八堰。以設險而蓄水。又有九穴十三口。以分泄江流。猶未盡奪水以地也。元明以還。海堰盡占爲田。穴口止存其二。隄防夾南北岸數百里。而下游之洞庭。又多占爲圩垸。容水之地。盡化爲阻水之區。洲渚日增日闊。江面日狹日高。欲不軼溢爲害。得乎。漢自鍾

祥以下。昔各有支河以網其勢。民貪其肥濁易淤。凡灘唇洲尾多方圍截以成圩。自襄陽南下千餘里。則皆大隄以障之。於是漢底亦日高。隄外地日下。潰則破缶。潦則側盃。人與水爭地爲利。而欲水讓地不爲害。得乎。且古之治水者。但聞疏濬以深川。不聞曲防以鑿隄。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右隄強。則隄左傷。左右俱強。則下游傷。泐其勢。不孫其理。雖神禹不能爲功。然今日而欲棄地予水。徙田墓廬舍邑里。決隄防以避之。固有所不能。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患在天者。人力無可如何。無已。則惟有相其決口之成川者。因而留之。加濬深廣。以復支河泄水之舊。庶因敗爲功之一策乎。患在人者。上游之開墾。亦無如何。惟乘下游壅堵之潰甚者。因而禁之。永不修復。以存陂澤瀦水之舊。亦因敗制宜之二策乎。東少而採多。事半而功倍。雖江漢之淺深。洲渚之亘袤。非人力所能排濬。而水無所繩。則其力足以攻沙而深川也。是之謂以水治水。其賢於隄防曲遏也。利害相百也。道光九年。湖北大澇。發源王荊鳳生。以舊運使奉檄赴楚。總理隄工。旣而知其事不可成。引疾告退。因筆其利害。爲江漢宣防圖說二卷。漢

江紀程二卷。總命之曰楚輶紀略。蓋身親曲折。始知天下事。不渝其本原。而徙

警偏玩。弊之果不足爲也。得是說而通之。以治天下水無難焉。於江漢何有。代此
陽文數錄王道使書
並存之以當水利議

江南水利全書敍代

道光三年。江浙大潦。朝廷蠲賑數百萬。是時先相國總督兩江與江蘇巡撫韓公浙江巡撫帥公會籌釅沈澗災之策。議大修水利。奏舉江蘇按察使林公總司其事。既而先相國與韓公帥公先後去任。事且中輒。又數載。陶公林公相繼撫蘇。於是吳淞剝河白茆孟漬諸役畢舉。又旁及海塘運河城河。而各州縣亦各自濬其支瀆小港之關民利者。形勢規畫。具詳前巡撫江夏陳公所輯江南水利全書。至是松江郡守洪君刊成求序。始得縱覽焉。惟江浙兩省形勢山脈。一自湖州趨杭州。一自鎮江趨常州。南北皆高。而嘉興蘇州松江太倉適當其中窪。自江蘇一省言之。則地勢北高而南下。黃浦東江吳淞中江剝河安江。皆泄太湖之水入海。再北爲白茆七浦爲孟漬。則泄太湖之水入江。是爲五

大幹河。孟浪最北最先淤。白茆劉河次北則次淤。吳淞介南北中則屢淤屢淤。黃浦最南最浩瀚。爲江浙七郡諸水之尾閭。自古從無淤塞。亦從無疏濬。故陶林二公之興役。亦惟吳淞大資宣泄。而劉河白茆。則海口築壩以防渾潮倒灌之患。可灌田而不可通海。豈非地勢使然哉。道光十四年。蛟水陡漲。潦將入城。林公急檄太倉州決劉河白茆大壩。不二日水退數尺。歲仍大稔。急則泄水入海。常則蓄水隔潮。又豈非地勢使然哉。或者曰。此論地平也。而未及乎水平也。地平者。形勢高下之一定。水平則低。築堤使大水不能入民田。可使堤外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自高於海。誠能於沿湖州縣大修圩田。則足以束外水使之平。而東注建瓴。此有待於推廣者一。建閘可施於支流汊港。而不可施於幹河。築壩可施於劉河白茆。而不可施於吳淞。然吳淞上游必於長橋寶帶橋大去壅塞。方可吸湖水使之奔騰入江。下游必於吳淞口對壩偏溜。方足激江水使之奔騰入海。視建閘去閘功皆相倍。此有待於推廣者二。今海警甫息。經費告殫。非興舉水利之時。姑存此說以補陶林二公之未竟。其能舉而行之。

以大潤東南田賦之窮。則俟後之君子。

此代孫中述江浙水刊全書忽也存之以當水利議

東南七郡水利略叙

代

杭、嘉、湖、蘇、松、常、太、七州郡之水。原於宣歙天目諸山。而以太湖爲墾。太湖又以海爲壑。而由湖入海。則三江爲之門戶焉。太湖灌源水之來。湖所不能容者。則亞而爲蕩。爲漾。爲泖。爲澗。凡百有奇。如人之有腹乎。三江導尾水之去。江所不能遽泄者。則亞而爲浦。爲港。爲渠。爲瀆。爲洪涇浜瀉。凡千有奇。如人之有腸胱脈絡。以達尾閭乎。七州郡地勢北高而南下。常州則自五堰築。而胥溪以西之水不下於太湖。嘉興則自海塘築。而浙江之潮不及於震澤。東南水患十殺三四。譚者遂以淞江、東江、婁江、爲震澤之利害焉。東江委於劉河。而淞江居中。正承太洲咽喉以入海。於利害尤切膚。故單鍔鄭臺著書。海瑞、夏原吉、興役皆詳蘇松而略嘉湖。豈非上游之利害。視下游之鬯塞哉。道光五年。安化陶公撫吳。承三年大澇之後。繼以南漕海運之舉。七年。遂奏請濬吳淞口。開新道以利其流。去舊閘以暢其壅。江溜大放。敵潮東下。故九年江鎮淮揚復大澇。而蘇松之

災少澹焉。又以次濬鎮江之練湖。常州之孟瀆。太倉之劉河。白茆。以濟運溉田。
惟杭嘉湖三郡。環太湖西南。非部內所轄。且謂下游疏。則上游自宣泄。故經營
未及也。而烏程凌君涑。爲七郡水利書。則獨詳於湖州桑梓之利害。蓋自上游
瀦水之碧浪潮。東水之運塘。分水洩湖之瀨港。與自湖入江之長橋。或淺或圮。
或淤或淤。以致諸山之水。不及稍瀦。而徑奔於運河諸瀨。運河諸瀨之水。又不
能盡泄於太湖。而既至太湖。又不能遽達於江。徒潰溢四出。患田畝。沈廬舍。故
是書於湖州三致意焉。然中路太湖之長橋口不通。而遽治上游無益也。下游
吳淞尾閔不暢。而遽治湖口。尤無益也。下游湖口雖通。而謂上游可不必導水。
入逆障還。入瀨導瀨歸湖。遽可不疏自治。亦不可盡得也。天下事皆先本後末。
惟治水則以末爲本。故其利害功效。下游居十之七八。而上游僅十之二三。然
則治吳中之水。終須致全力於吳淞。而未可棄其節次。勞其工程。舍尾閔而先
腸胃哉。烏乎。豈但治吳水然哉。

此代陶文毅序凌君舊稿改存之以資水利議也

東南之水瀦於震澤。尾間於三江。而吳江長橋元和寶帶橋鑰其門戶。自宋迄清七八百年代。清代淤。要未嘗竟源委。討積病一舉而大治。道光三載。吳越大澇。鼈鼈生萬竈。蛟鼈嬉千里。東南田賦什不一二。始亟堵於三江之淤塞。五年。兵部侍郎陶公自安徽移撫江蘇。承海運之後。始奏疏吳淞江。十二年。陶公總督兩江。巡撫林公復與督府會奏。濬劉河自茆河。旋又通七浦。徐六涇之口。修崑山之至和塘。濬太湖之茆澗。而告成於三江口之寶帶橋。三載經營。百廢備舉。先後靡金錢若干萬。而劉河則以元和知縣黃冕奉檄總其役。寶帶橋又元和所轄也。惟東南水道今昔異形勢。今之修濬三江。異昔人者有二。吳淞自昔以建閘禦潮爲首要。今宮保陶公以吳淞爲中條正幹。非支河汊港比。宜宣不宜節。獨去其閘。直其澗。關其源。深其尾。塞其旁池。使溜大勢專足以敵潮刷沙。東下。故道光十一年十三年江潦連歲橫溢。而吳田不告大災。皆吳淞泄水之力。此其異昔而收效於今者一。劉河自茆河自昔以通海口爲要。今撫部林公與督府會籌。以爲三江並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專趨吳淞。則不宜多羈其勢。

而劉蕡二海口。內外高下平等。舊苦鹹潮倒灌。介蟲逆上害田穡。尤不宜引寇入戶。於是壩其海口。使不通潮。而導蓄清水。十四年太湖發蛟。江水驟漲丈餘。急決海口大壩。不三日水驟退。吳田大熟。而海嘯風潮時作。亦不致倒侵內地。太倉常熟昭文沾溉數萬頃。此其異昔而收效於今者二。故三江之役不第今昔相反也。卽此江之役與彼江亦相反也。圖度於事前而不旋踵收功於事後。其經費則皆拮据於財賦勞憊之餘。視昔人尤不易。非大府痛心民瘼。斷莫之舉也。古君子爲政有成。則必述其始終。經畫之本末。以詔後人。故春秋役民力必書。今斯橋扼三江之要。爲諸壑喉。爲漕艘衝。後之守土者道出其閒。覽澤國之形勢。念東南農田之利病。慨然於周海諸君子之遺烈。洞然於此江與彼江之異形。今江與昔江之共勢。因時制宜。舉廢興滯。吳民其庶有瘳乎。遂勒石橋右。既以揭各賢牧伯經營數載之用心。且以勸後。

古微堂外集卷七

籌漕篇上

邵陽魏源著

道光五年夏。運舟陸處。南士北卿。匪漕莫語。先籌民力。乃及天庾。一壺中流。敢告幕府。作籌漕篇。

客曰。僕伏東海之壠。隸貢賦之鄉。今者淮決湖洞。千里連糟。積如山岡。蓄清則無及。由陸則財傷。航海則非常。然東南之粟。終不可不登于太倉。竊耳當事之議。欲借引夫河黃。蓋不得已用之。庶權宜濟急之一方。或者其可行乎。對曰。非下士敢議也。然竊聞之。利多害少。智者爲之。害多利少。審時施之。有害靡利。無時而宜之。今者堰雖決矣。河未病也。清雖泄矣。可徐盛也。漕雖亟矣。策未罄也。智者因禍而爲功。未聞加患而益甚。若之何用河而河病。助清而清病。濟漕而漕病。夫黃宜合不宜分。分則力弱而沙沉。清宜鬯不宜淤。淤則倒灌而患深。將

姑爲濟運計乎。竊恐運河淺狹。豈容濁泥。數日而膠。旬日而夷。衝尾磨淺。有如
曳船。進退觸滯。計當安施。幸蚤圖之。毋悔噬臍。

客曰。江淮二瀆。皆瀕于海。淮爲河奪。故道未改。賴榆沙船。運貨吳淞。來往爲恒。
未嘗失風。是沿海可行也。嘉慶中。開減塙。奪鹽河。淮北之商。載鹽海航。由福山
入江。行千五百之內洋。是江口可通河北也。今者糧艘扼于清口。進退兩難。盍
令由江下海。入於雲梯之關。逆溯而至中河。奚必濡滯乎湖干。曰。是康熙中所
會議。而河臣張鵬翮格之未行者也。夫贛榆之淺船。無過二百石。故可載輕以
涉沙。詎可行千餘石之重艘乎。鹽運自北而南。可逆乎江口。糧艘自南而北。必
上乎黃河。鴻流噴薄。百里爲激蕩。兩岸絕縛道。豈能効逆上之魚乎。改由海舟。
費且無益。矧在漕舟。十無一濟。如之何可行也。

客曰。古之漕運。皆用轉般。沿水置倉。遞輸于官。江舟不入淮。淮舟不入汴。汴舟
不入河。河舟不入渭。自宋崇甯中始改爲直達。綱今清口翻船。漕舟不能入黃。
則盍仿建倉之意。截留滯粟于淮揚。或仿轉般之法。集河北山東河南之船於

北岸接運乎清江。二策居一可否其行。曰茲所策者將以暫行乎。抑永行乎。其以濟全漕乎。抑半漕乎。南漕正耗四百萬石。以一倉貯萬石。必四百餘倉。木必堅厚。地必高燥。費鉅時曠。其未成以前。截留之粟無所貯。將糴賣以易新乎。則出入之間。貴賤兩傷。折耗百出。將修以備。將來不時之急乎。則不遺力以造倉。倉成而河運通。仍歸無用。將不建倉而第接運乎。則河南山東直隸額設之官。搬船二千百有五十艘。每船止受二百五十石。僅可運米五十餘萬。縱盡簽商。民之船勿顧。怨咨亦不過百餘萬石。尚不足濟南漕之半。必更增造五百石之船。數千艘。爲費數百萬。而清江過壩每日僅能過二萬石。非二百日不能竣。必誤抵通之期。且唐宋漕運皆以民不以軍也。今循明代之軍運。而用唐宋之轉般。則自黃河以北。其仍用屯丁乎。不用屯丁乎。用屯丁則雖轉般而依然直達。且本艘之回空莫顧。搬船之兼轄難周。如不用屯丁而至淮卽還。則接運北上者。民乎官乎。沿途稽察誰司。通倉勒索誰給。米色耗壞誰任乎。夫唐代沿途置倉。遞相灌注。已有斗錢運斗米之言。今不革數百年之運軍與百餘年之倉弊。

而漫議永行者。左也。無素備之倉廩與一定之成憲。而倉卒暫試者。尤左也。子言師古。吾見其滯今也。

客曰。舊漕變價。新漕折價。可乎。曰。太倉之儲。非下士所測其數。可否停運。議俟廟堂。且以數百萬米易銀。銀必貴。以數百萬銀易米。米必貴。出入皆耗。是變價之累在官。於秋成穀賤之時。而責以納銀。則賤愈賤。於浮收積弊之後。而責以歛銀。則浮愈浮。是折色之累在民。况正供有定。河患無恒。停運其可常乎。是倉儲之處。并在國。以此策之。又未見其可也。

客曰。取急之圖。苟且之計。固皆蹣矣。請舍一時之謀。商異日之弊。亦有二議。或可久遠乎。曰。願聞其說。客曰。古言運道必曰汴渠。訖始鴻溝。大閘于隋。起榮澤。引河入汴。達于淮。曰通濟渠。又因沁水南連河北。通涿閘以濟運。曰永濟渠。唐宋以來皆因之。是古運道本出于河淮之上也。自元濬會通河而汴道遂廢。然其東支入渦者。上流雖塞。而其南支合潁名賈魯河者。仍上受京索。須鄭諸水。山祥符之朱仙鎮。周家口至潁州。以注于淮。商舟輶輶焉。若再施閘濬。引漕舟

山洪澤溯淮而上。入汴以抵于河。則祥符之對岸。卽爲陽武。距衛河僅六十里。又上游之沁河。舊本入衛。近改由武陟入河。仍可分流入衛。使由此泝之。則其南山淮入汴者。卽今日商舟通行之水。其北山沁衛達天津者。卽今日通漕之水。不大煩穿鑿。而運道出于河淮之上游。不復與清口相犯。高堰之水。可以毋濬。而淮揚下河之水患可免矣。微山蜀山諸湖。可以毋蓄。而山東之澇旱可免矣。君子之說。是移清口于河南。以鄰國爲壑者也。病河病漕。以之直達。固不行。以之轉般。亦不行者也。隋之去今。千有餘載。河底深通。視今數倍。然且旋開旋閉。唐劉晏等。卽已改用轉般。不能直達。宋都汴京。南漕本不入河。其北漕甚少。已歲覲河口之倒灌。故嘗塞河引洛循廣武以入汴。及河囉廣武而運廢。宋室南遷。金源河徙。諸渠淤廢。是以元人改開會通河。豈不知汴沁自然之利。甘鑿本勞費之役哉。况今又五百餘載。河高地下。勢同吸注。引賊入室。建瓴必潰。南決入汴。則必無開封。北決入衛。則必無衛輝。且南河有減水壩。而東河無之者。蓋建壩必依石山。而藉膠泥。自東河以上。地坦土疏。卽減壩尚虞其奪溜。况

引河通運乎。若欲泝汴而上。由鄭水以至河陰。與武陟對岸。以截河而入沁。則鄭水涓淺不可以舟。且沁性濁悍。歲歲橫决。而欲以人力操縱之。使七分入黃。三分入衛。沁必全勢北趨。不必河躋其後矣。若卽于陽武元人陸運之道。車載六十里而至衛河。則昔人所運不過數萬至十萬石。今以數百萬之漕。而三易其舟。兩般其堤。勞費尙可問乎。且兩岸之倉。接運之船。不與前議同弊乎。是以衛運則中濱淇縣之輓。陳州新鄉之運。元明偶試之而不恒也。汴沁則胡世寧建議于嘉靖。范守己貢策于萬歷。而皆不用也。

客曰。然則黃河者運河之賊乎。故漕與河不雙行。舍河用海。事有元明。易安以危。世復望洋。竊極憤悱之思。欲去兩短集兩長。則盍舍運河開膠萊河。辟外洋從內洋。愚者千慮必有一當。請爲子陳其詳。夫江南之與北直。接壤海塲。里距不遠也。而山東之登萊二州。斗出海中。長如箕舌。由南赴北。舟行必繞出其外。故元人海運三道。皆放黑水大洋。趨成山繞至天津。遠者萬餘里。近者四五千。里。誠山膠至萊鑿通故道三百里。則漕舟出射陽湖之廟灣入海三百八十九里。

至山東入膠河。至萊州海倉口，復入海四百里，至直沽。凡舟行千有四百餘里，而沿海洋中不過六百里。內免黃流之隔。外辟黑洋之險。以海運之名，有漕河之寶。計勿便此矣。曰。元初之故蹟。劉應節崔旦之遺說。僕亦嘗攷之。馬家峽之難開。分水嶺之難築。兩海口之潮沙難去。灘沽河之水勢難引。吾子諒亦聞之。今不更端矣。且即使沙石天開。海潮神助。揚帆莫禦。而抑知有不可行不必行者乎。夫海舟不畏深而畏淺。不患風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橫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嶼。逾年始至。旋辟其險。徑放大洋。而旬餘卽達。况今黃河雲梯闢外。復漲千里長沙。皆舟行必避之險。若由膠萊故道。則舟當何出乎。將北出淮河口。則今已爲黃河所奪。將南出射陽湖。則口若仰盂。不可以通大艘。斷不能不出商船所由之福山吳淞二口矣。旣出福山吳淞。則由崇明十滧江放大洋。必繞逾大沙暗礁二千餘里。而至山東。但再行內洋千里。卽天津矣。豈有已過險遠之外洋。反辟平恬之內海。而折入膠萊之小河。是不知地利。江舟不可以行海。海舟不可以入膠。而膠河撥舟。又不可以泛直沽。將必一米而三

易其載。一運而三增其費。是不審人事。懲會通之穿鑿。而復以穿鑿易之。辟大洋之險遠。而更以險遠益之。舍徑卽迂。求奇反拙。尤未見其可行也。

客曰。然則海運其可行乎。曰。天下勢而已矣。國朝都海。與前代都河都汴異。江浙滬海。與他省遠海者異。是之謂地勢。元明海道官開之。本朝海道商開之。海人習海。猶河人習河。是之謂事勢。河運通則濱以爲常。河運梗則海以爲變。是之謂時勢。因勢之法如何。道不待訪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費不別籌也。因商道爲運道。因商舟爲運舟。因商估爲運丁。因漕費爲海運費。其道一出于因。語詳賀方伯復魏制府書中。其大旨曰。海運之利有三。曰國計。曰民生。曰海商。所不利者亦有三。曰風濤。曰盜賊。曰通州倉胥。曰屯丁水手。而此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者亦有三。曰風濤。曰盜賊。此三難者。但以商運爲海運一言廓之而有餘。故曰爲千金之裘。毋與狐謀其皮。第數版之室。毋于道謀其疑。衆人以謂謂敗事。聖人以謂調決機。苟非其人。法不虛創。功不虛施。時乎時乎。智者爭之。

籌漕篇下

道光七年夏。減壩既築。禦壩仍不啓。黃高于清。漕舟復航。天子命相臣行河。蓋難復起作籌漕下篇。

客曰。爾者海運則既行矣。顧所欲海運者爲河漕不能兼治。故欲停運以治河也。河通而漕復。故則海運何所用之。其將河海並行乎。抑將以海易河乎。曰。此河臣明于河。不明于漕之言也。又但知治江西湖廣之漕。而不知治江浙之漕之言也。河之患在國計。漕之患在民生。國家歲出數百萬帑金以治河。官民歲出數百萬帑費以辦漕。河患卽有時息。帑費終無時免。孰謂河治而漕卽治乎。全漕卽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况江浙之漕。卽由海運。而湖廣江西之漕。不能不由河運。孰謂海運行而河卽可無事乎。江楚賦輕而船重。抵淮運。汎漲輒處堵閉。故言漕事則易而運道則難。江蘇賦重而船輕。抵淮運。汎前尙可籌渡。故言運道則易而漕事則難。海運者所以救江蘇漕務之窮。非徒以通河運之變也。且河運帑費既不可去。海運亦需僱舟。而謂帑費可盡云者。何哉。屯艘

行數千里之運河。過淺過闊有費。督運催儕有費。淮安通壩驗米有費。丁不得不轉索之官。官不得不取贏于民。合計公私所費幾數兩而致一石。尙何暇去
帮費。海運則不山開河。不經曆他。不餽倉胥。凡運蘇松常鎮太倉五州郡百六十萬石之糧。而南北支用經費止百有二十萬。以蘇藩司歲給屯丁銀米折價
給之而有餘。是漕項正裕已足辦漕。尙何取乎帮費。無帮費則可無浮勒。無浮
勒則民與吏懼然一家。然後可籌卹吏之策。或將江浙二省地丁錢糧向例收
錢者奏改收銀。以免火耗申解之賠累。以劑一切辦公之需費。視收漕之浮勒
不及其半。舍重就輕。民必樂從。吏無少紳。故海運于治河無毫髮之裨。而于治
漕有邱山之益。較河運則有霄壤之殊。舍是而徒斤斤補救。議八折。議卹丁。禁
塞。而不計東南民力之蘇困。吏治之澄濁。亦見其軒不見其踵也。

客曰。海運爲蘇松漕計則得矣。浙江淮揚仿此可識矣。湖廣江西之漕。其無可
籌乎。曰。內河之貢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歸于海運明矣。越重湖大江千餘

里而至淮安。則屯丁。屯船。不可裁亦明矣。然江楚賦輕。則輸納之困。差緩于江蘇。江楚船重。則閘河之累。亦甚于江蘇。賦重者既于其賦。掠之。船重者亦于其船。治之而已。人知黃河橫亘南北。使吳楚一綫之漕。莫能達。而不知運河橫亘東西。使山東河北之水。無所歸。人知帑費之累。極于本省。而不知運河之累。則及鄰封。蓄橫淹田。則病潦。括泉濟運。則病旱。行旅壅塞。則病商。起撥守凍。則病丁。撈潛催償。則病官。私貨私鹽。則病榷。特衆騷擾。則病民。皆由于船大而載重。夫大與重。豈例應爾哉。會典所載各衛所運糧之船。名曰淺船。闊毋逾丈。深毋逾四尺。約受正耗米五百石。入水毋過三尺。過淮驗烙。有不如式者罪之。必使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雖河淺閘急。亦可銜尾。遇進而無阻。曩惟江南河南山東之船。尙不逾制。其江西湖廣浙江之船。則寬然如樓。又船數不足。撥帶票糧。入水多至五尺以外。於是每大艘復擣二三撥船以隨之。是以渡黃則礙黃。入運則膠運。遇閘則阻閘。一程之隔。積至數程。北上之後。復滯回空。而遇日由東江南之船。亦復仿效逾制。繼長增高。日甚一日。其實所載額米仍

不過六百石。餘悉爲攬鹽攬貨之地。沿途販售。所至輒留。稍加督催。輒稱膠淺。
夫旣知大而望礙。何不使小而便行。誠使嚴勅有漕各省。每遇更澇之年。力出
違式之令。凡糧艘至大。以千石爲度。以六百石受正供。百石受行月口糧。餘三
百石許其載貨。不出數年。悉改小矣。夫然而旗丁之困窮可以卹。賈費之浮濶
可以輕。何則。丁之苦累者五。曰遇淺。撥載之費。過閘繳關之費。回空守凍之費。
屯弁押運之費。委員催償之費。今旣改小。則不膠不撥。遇閘提溜。通力合作。勒
索無由。而費省十之一二矣。抵通不踰六月。回空不踰十月。而費省十之三矣。
各帮惟遲重難行。故本帮于總領運而外。復委押重押空各一人。沿途文武催
償而外。復有漕委河委督撫委其員數百。每船浮費。其金又數百。今旣載輕行
速。冗濶盡裁。而費省十之五六矣。所省各費。卽足應通倉之胥規。而所餘尙半。
大益于本漕者以此。夫然而泉河灌引之禁可以弛。諸湖淹田之害可以捐。山
東微山諸湖爲濟運水櫃。例蓄水丈有一尺。後加至丈有四尺。河員惟恐誤運。
復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壞湖諸州縣盡爲澤國。而遇旱需水之年。則又

盡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滙澗。是以山東之水。惟許害民。不許利民。旱則益
旱澇則益澇。人事實然。天則何咎。今漕艘改小。入水僅三四尺。則湖可少蓄。而
民田之涸出者無算。旱可分引。而運河之擣濬亦可紓。大益于鄰封者以此。
容曰。會通之河。非第運糧。亦以通貨。今漕艘不許多載。則京師百物踊貴。而水
手工食不敷。且江楚船數不足。每多灘帶。今改小既不敷分載。增造又費。將安
出。越洞庭。彭蠡。涉長江。非重大其能禦風而厭浪乎。糧舟三載小修。五載大修。
十載拆造。如必逐年漸改。則勢不盡一。一舟不前。千艘皆滯。安能望十年之迂
效。而拯目前之急難乎。日賤貨必在通商。通商必在利行。未聞旅滯而物集。途
通而貨壅。船旣過行。則荆揚豫兗之貨。循運河而上。江浙之貨。附海漕而北。物
價必賤于前。且船大則水手必多。多則不得不各販私以裨工食。今則向因數
十人者。止用十餘人。利散見少。專則見多。贏紺較然矣。船大則造費亦大。故不
能足數。若以二千石之船。改歸千石。則即使二船造三。亦有贏無紺矣。四川湖
廣販米販貨之船。穿巫峽。歷洞庭而下者。或五六百石。至千石而止。往還無失。

知船之勝風滯在完固、善操駕、不在距觀矣。是三難者皆不足慮。至逐年漸改之期，則以二船改三計之。江西十三幫，但改六百艘，已足九百艘之數。六年而始盡一湖廣六幫。但改二百七十艘，已足四百餘艘之數。三年而始盡一。若求易簡速效之方，尤有一舉兩利之策。考江蘇一省漕最大，船最多，而較浙楚爲制最小。江蘇既全歸海運，則所餘空船，即足以受浙楚三省之糧。誠使江廣重運至瓜洲，卽卸糧于吳船，仍令原省屯丁水手接運北上，易船而不易人。如浙江未歸海運，則并將吳船移至杭嘉湖受載，亦易船而不易人。其浙楚三省重船，售與大江運鹽販貨之巨商，變價歸官，以安置江蘇水手。如浙漕亦歸海運，則估變浙艘亦卽以安置浙江水手。是一轉移間而江廣重運爲輕運，豈必求三年之艾，始拔七年之病耶。

客曰：南漕固不可全歸海運，而河患難必。萬一江西湖廣之漕，灌塘亦不能濟，庸遂無策以籌之。曰：海運獨除江楚安徽者爲經久計，非不可爲權宜計也。且河運所難于江廣，非獨船重，亦以途遙。夏汎啟壩，恒虞倒澗，至海商豆麥之利。

則在春秋冬三季。其時船價皆增。而夏季則北方缺貨。船價亦減。此時江廣重運。正抵瓜洲。順風赴北。至平至速。是海運反以江廣爲便。諺云。五月南風水接天。海船朝北是神仙。如使河運中梗。漕艘不能飛渡。原可兼前策而暫行之。令海船春季則舉江浙之漕。一運而至津。夏季而舉江廣淮揚之漕。接運而赴北。俟河運既鬯。則仍罷海運歸故道。權宜變通。夫奚不可。且當事所難于江廣之海運者有二。一則漕費已給旗丁。而海舟僱價無從出也。二則瓜洲至福山口二百里。糧船不熟水道。海船又不肯就兌也。不知重船既不北上。盡省關河通倉之費。獨收沿江售貨回空迅速之利。且非江浙永行海運。蓋廢漕丁者。廿。則但酌給帮費。已大懨怍。而其未給之漕項銀米。移歸海運。乘夏季海船價減之時。每石尚可酌省。當無不足。江廣漕項不及蘇松之寬裕。故必節省方足。至揚子江下。迄福山口水道。則崇明買米之船。可至江寧安慶。豈不可至瓜洲。而其自上而下者。尚有焦湖之米船。鎮江之紅船。成熟于沙線。國初海寇張名振鄭成功。皆以海艘直闖金焦。往返如戶闥。誰謂海艘不可入江者。但令沙船三月

未齊集福山口。先催米船數十艘。導海船往反。試行一次。使沙礪洞然。即催各
帮海船。訴至京口受兌。計江廣百萬之漕。但用海門。通州。崇明三帮。已足。其沿
江彈壓。則有通州狼山鎮。而京口南北兩岸。可泊數千艘。天時地利。皆出十全。
以海受江。可經可權。誰謂宜吳船而不宜楚船也。雖然。此議暫行。則南貨多由
南通州附載。不盡山上海于海關牙僧。又有不利焉。顯阻陰撓。勢所必至。吾故
總策運事。而始終斷之曰。苟非其人。法不虛行。

海運全案序代賀方伯

道光四年冬。淮決高堰。竭運河。

天子深維海與濱相消息。疇咨夾右故道。

維時輔臣力贊。大府僉同。而臣長齡適藩南服。綰海國漕貢。迺襄議。迺籌費。迺
遴員。迺集粟。迺召舟。僚屬輯力。文武顙心。其明年遂航海。致米百五十萬石。京
師六年夏。旣歲事。僉曰。是役也。國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于是
作而言曰。時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天以開人行海運必今日。其諸至創而至
因者乎。古之帝者。不盡負海而都。或負海都矣。而海道未通。海氣未靖。海南海

舶未備。雖欲藉海用海無自。故三代有貢道。無漕運。漢唐有漕運。無海運。元明海運矣。而有官運。無商運。其以海代河。商代官。必待我道光五年乘天時。人事至順。而行之。故無風滯盜賊。耽擱之疑也。無募丁造舟。訪道之費。且勞也。乘天時。人事交迫。而行之。演告災。非海無由也。官告竭。非商不爲功也。乘百餘年海禁之久。開與臺灣十萬米之已。試而行之。其事若無難。其理至易見也。然猶先遲之以估費。重遲之以轉般。不可謂不慎。然微議陰陽。猶將取以關價之折實。刲以通倉之胥勒。難以屯丁之安置。不可謂不格。成事何易。任事何難。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又曰。窮則變。變則通。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知法不易簡者。不足以宜民。非夷艱險而勇變通者。亦不能以易簡。以海運之逸。濟河運之勞。而謂治河必停漕。無是也。以海運之變。通漕運之窮。而謂治漕必病河。無是也。有百年之計。有焦然不終日之計。今者官與民爲難。丁與官爲難。倉與丁爲難。而人心習俗。囂于下。黃與淮爲難。漕與河爲難。而財力國計耗于

上鑿柄沸涌。未知所居。中流一壺。夫豈無在。或者欲以蘇松二府之漕。歲由海達爲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大聖人端拱穆清。攬萃策。執參伍。探萬物之本原。而斟之。王路奚患不蕩。王道奚患不平。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非海難人。而人難海。非漕難人。而人難漕。本是推之。萬物可知也。不難于祛百載之積患。而難于祛人心之積利。反是正之。百廢可舉也。敬不極不更。時不至不乘。正其原。順而循。補其末。逆而勞。苟非其人。功不虛。因其以海運爲之椎輪。

海運全案跋

今之譚海運者。咸謂以變通河道之窮。河道通則無所用之。此但爲運道言。而未爲漕事言也。抑但可爲江西湖廣之漕言。而未可爲江蘇之漕言也。江廣賦輕。而船重。抵淮運。汎漲輒處堵閉。故言漕事則易。而運道則難。江蘇賦重。而船輕。抵淮早。汎前尚可籌渡。故言運道則易。而漕事則難。然江廣之船。去河遠。去海尤遠。終不能不以運道之通塞爲利弊。若江蘇之船。去河近。去海尤近。并不

以運道之通塞爲利弊。臣守土官所職司者漕耳。請耑言漕事。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漕賦額幾半天下。而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則爲銀三十六萬九千九百兩。爲米四十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計米折價直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五十九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爲銀百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五十八兩。上之出于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殆不啻再倍過之。通計公私所費。幾數兩而致一石。官非樂爲給也。民非樂爲出也。丁非盡飽厚利也。軍船行數千里之運河。過淺過闊有費。督運催儕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亦知其所從出乎。出於彼者必取於此。而公私名實之不符。有所贏者必有所絀。而良莠強弱之不平。吏治何由而清。民氣何由而靖。惟海運則糧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而計費僅百四十萬。抵漕項銀米之數。所溢無幾。而幫船之浮費。絲毫無有焉。誠使決而行之。永垂定制。不經閘河。不飽重墾。則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沉疴之去體。豈非東南一大快幸事哉。彼謂變通濟運者。所益固在國計。而調劑漕務。則所益尤在民生。

聖人舉事。無一不根柢於民。而善乘夫時勢。故舉一事而百順從之。以是知
儻然不終日之中。必無易簡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於行所無事也。海
運之初。非河運比。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
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誠欲事半而功倍。一勞而永逸。百全而無弊。人心
風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國計日益裕。必由是也。無他術也。若夫謀議之始
末。設施之綱。目前序後紀備矣。不復及云。

道光丙戌海運記

代

傳曰。古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剛始。國家宅京西
北。轉漕東南。舍元襲明。以河易海。康熙嘉慶中。以河患屢篩改運。議皆不決。豈
非春秋大復古重改作之意哉。道光五年。海運之役。行之倉猝之餘。試之百六
十餘萬之粟。倏抵太倉。而民不知役。國不知費。天下見其行之孔易矣。抑知
其撓之甚衆且艱。天下見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抑知其謀之至周且確。不
有所遺。使後世僅見與元代招盜造舟募丁訪道勞費者比。即不然。亦僅謂一

時權宜備緩急。罔關利國利民久遠大計。則暫試于一時。猶將排闥于事後矣。以見明明穆穆。貫周萬慮。一備百順。至簡易。可久大。永永與天地無極。用敢拜手而爲之記。初四年冬。高堰決。運道梗。中外爭言濟漕之策。或主借黃。或主盤壩。發吉盜廷。罔所適從。天牖帝心。有開必先。則有首咨海運之詔。羣疑朋興。患沓苟安。匪曰風颶。則曰盜賊。匪曰徵濕。則曰侵耗。造募則曰勞費。招雇則曰價鉅。以覽屯軍之閒散。逋倉之勒索。爭先爲難。百議一喙。坐失事機。自春徂夏。旣而借黃盤壩。皆病。天子喟然念東南民力之不支。是用疇咨於左右輔弼之臣。於是協辦大學士臣英和奏言。治道久則窮。窮必變。小變之小益。大變之大益。未有數百年不敝且變者。國家承平日久。海不揚波。航東吳至遼海者。晝夜往反。如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徵濕侵耗不足患也。以商運代官運。則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更籌也。至於屯軍之安置。存乎人。倉胥之稽察。存乎人。河務之張弛。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又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出。臣以爲無如海運便。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

議於是臣璣善自山東移督兩江。臣陶澍自安徽移撫江蘇。咸奏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 詔曰可。是秋臣陶澍暨江蘇布政使臣賀長齡先後至上海招集商艘宣 上德意許免稅許優價許獎勵海商翕然子采恐後爰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以川沙廳同知臣李景嶧蘇州府督糧同知臣俞德淵董之。與道府各臣共襄其事。又遣道府丞倅先齋案冊及經費十餘萬由陸赴北與直隸執事官各設局天津而 欽差理藩院尙書臣穆彰

阿爲叡米大臣會同倉場侍郎駐天津與直隸督臣共籌收兌事宜。於是南北並舉納掣口張。至於薪水師壯聲勢以聯絡其間者。則江南提督蘇松鎮淮山鎮總兵自吳淞會哨至鴛游門。山東登萊鎮總兵自鴛游門會哨至廟島。直隸天津鎮總兵自廟島會哨至直沽口。章程既定。明年正月撫臣親蒞海上。部後申號令各州縣糾運之米。魚貫而至。鱗次而兌。浹旬得百三十餘萬爲首運。餘三十餘萬歸次運。告祭 風神 海神 天后。集長年三老。犒酒食銀牌而遣之。萬艘謹號江澄海明。旌旗飄動。龍虎蹄躍。由崇明十滧而東。繞出千里長

沙踰旬畢至天津。回空再運訖五月而兩運皆竣。勾粒無損。視河運之聚。鑿深過倍。津通之人觀未曾有。先後 詔獎任事各臣有差。是役也。其優於元代海運者有三因。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蓋承二百載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汎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歷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風颶險于秋冬。平于春夏。故乘東南風令以行之。因利乘便。事半功百。而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有四利。利一 國利民利官利商。蓋河運有剝淺費。過閘費。過淮費。屯官費。催徵費。倉胥費。故上既出百餘萬漕項以治其公。下復出百餘萬帑費以治其私。茲則不由內地。不經脣飽。故運米百六十餘萬而費止百四十萬金。用公則私可大裁。用私則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而河運所未有也。其行之也。則有三要。曰招商雇舟。曰在南兌米。曰在北交米。其招商雇舟如之何。曰。沙船載米自五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計四府一州之粟。需船千五百六十有二號。石給值銀四錢。每船賽神銀四兩。犒賞三兩。天津挖泥壓空錢一千。

每百石墊艙席銀一兩三四錢有差。每米一石。白糧給耗一斗。糙糧給耗八升。每船載貨二分。免其稅。凡受雇之船。限十一月集上海候兌。過遲者罰。是爲運之始要。其在南兌米如之何。曰。沙船齊泊黃浦江。按各縣先至之糧。以次派之。某船卽給某縣之旗。以爲號。各縣剝運至。則監兌官率船商以鐵斛較其斛。驗米官呈米糧道以驗其米。仿河運之例。船各封樣米一斗。令呈天津以驗其符合。復截給三聯執照。一存局。一給船戶。一移天津收米官。以稽其真偽。隨兌隨放。至崇明十滧。候東南風齊進。是爲運之中要。其在北交米如之何。曰。沙船至天津口。由直沽河泝流百八十里。縛艤而至天津東門停泊待驗。如在洋遇風。研柂鬆艤者。依漕船失風例奏請豁免。其他故缺壞者。以耗米補之。再不足者。責其償。其領運萬石以上者。賞以級。到津驗米後。兌交剝船。卽與沙船無涉。其餘米收買貨物免稅。仍給三聯執照。如上海之例。是爲運之終要。此皆本年試行海運之已事也。如將復行垂永制。則如之何。曰。尙宜籌盡善者。亦有三焉。創行之始。商情觀望。願載貨而不盡載米。及交卸速而受直厚。知載米利贏于

載貨。則宜一運以畢。無煩再運而一要無餘憾矣。止上海牙人赴北之行。定商
艘到津停泊之界。稽山東各島逗留以免滯買。天津挖泥官地以防爭繚。令自
雇以免勒索。旗繳再用以省糜費。則次要無遺憾矣。其由津運通之剝船二千。
中途難免侵耗。宜令通倉各胥于天津收米具結後。卽令押剝運通。再有招濫。
惟各胥是問。則三要無遺憾矣。至於法久弊生。因時制變。則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代

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團計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偷
也。天津倉胥也。屯弁運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
三。日風濤也。盜賊也。籌濫也。所挾人爲難。使官不能行者。亦有三。日商船僵價
也。會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偽。且權衡時勢之
緩急。而後之難行者無不可行。且不得不行。某自二月中旬。蒙示廷寄。命
籌海運以來。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諭之海客。崎民。衆

難解駁。愈推愈審。萬舉萬全。更無疑義。敢以貢之大人執事。元代創行海運。十年而道三變。明王宗沐力主海運。亦以海道不熟失風鶴遊門而罷。今則海禁大開。百三十餘年。遼海東吳若咫尺。朝洋暮島如內地。則道不待訪也。元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蛋船。三不像船。並天津衛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號。皆堅完可用。通算每船載米千餘石。一運即可二百餘萬石。兩運而全漕可畢。若止運蘇松常鎮之糧。更綽有餘裕。則船不待造也。元初以開河衛軍及水手數萬供海運。并招海盜以長其羣。若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處土著富民。出入重洋。無由侵漏。每歲關貨往來。曾無佔客監載。從未欺爽。何況漕糧。各效子來之忱。無煩監運之吏。則丁不別募也。本年二月。始議海運。其時公私津貼已給旗丁。不能不出於勤帑。明年海漕。即以旗丁領項移爲沙船雇值。則費不別籌也。或謂其不可行者。則曰盜賊不知海盜皆閩浙南洋。水深多島。易以出沒。船銳底深。謂之鳥船。北洋水淺多礁。非船平底熟沙線者。不能行。故南洋之盜不敢越。

吳淞而北。今南洋尙無盜賊。何況北洋。此無可疑一矣。或有謂其不可行。則曰。風溼。不知大洋颶風。率在秋冬。若春夏東南風。有順利。無暴險。商賈以財爲命。旣不難。蹈不測。出萬全。豈有海若效靈。獨厚於商船。而險于糧舶。且遭風擋淺。研桅擊船。甲秋冬亦僅千百之一二。何況春夏。其無可疑又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者。則曰。霧濕。夫運河經數月抵通。積久蒸熱。米或黴壞。而沙船抵津。則不過旬日。若謂海風易霧變。鹽水易潮濕。則最畏風莫如茉莉珠蘭。最忌濕莫如豆麥。皆歲由沙船載之而北。運之而南海。風鹽水不壞花豆。而獨壞米。庸有是理。蓋北洋風寒。非似南洋風緩。而海船船底有夾板。舷旁有水槽。其下有水孔。水從槽入。即從空出。艙中從無潮濕。此可無疑又一矣。然使運道暢通。糧艘無阻。固不行。今則運河淤塞。日甚一日。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墊已高。舍海出河。萬難飛渡。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太倉充裕。陳陳相因。尚可不行。今則釐穀仰食。孔亟天庾正供有常。一歲停運。勢所難支。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別有他策。舍水可陸。亦可不行。今則駁運之弊。公私騷然。國病于費帑。漕病於耗糧。官

病于督催。丁病于易舟卸載。民病于派車派船。舍逸卽勞。利害相萬。此不可不行者也。國家建都西北。仰給東南。唯資咽喉一線。豈惟河梗可慮。抑亦人事難齊。苟履未雨之綱繆。必需旁門之預關。今機會適逢。發端自上。因熟乘便。天人以同。夫集事固在于謀。而成事必在于斷。此時關鍵。請兩言蔽之。曰天津。天津兩地得其人。則能行。不得其人。則不能行。海船南載于吳淞。而北卸于天津。兩地出口入口。實海運始終樞要。苟上海關不得其人。則船數可使多者少。商情可使樂者畏。雇値可使省者昂。天津收兌不得其人。則米之乾者可潮濕。石之羸者可短缺。船之回空者可延滯。蓋上海牙行以貨稅爲莊佃。天津倉胥以運。爲奇貨。海運行則關必免稅。丁不交米。兩處之利販皆空。其背甘心。故創議。之始出全効以顯難之者。必上海關之人。旣行之後。陰攏之使棄前功。畏再試者。必天津通倉之人也。此外尙有屯弁運軍。亦以行海廢漕爲不利。然此時河道未復。弁丁卽欲運而不能。而一年中尙有漕項銀米可以安置。不致十分爲難。卽天津通倉旣行以後之事。有欽差大臣駐津稽察。自可無慮。惟上海

關則首議船價之地。譎幻最多。卽如二月間委員查勘。據牙儉蒙詞。以關石倍半于漕石者變爲僅倍。以一兩四錢之折實漕石銀三錢六釐者變爲每石實銀七錢。較民間時價不止加倍。嘉慶間議海運。前撫軍章公奏每百石費銀三百兩。卽同此蔽。故今議海運。不詢之商船。而詢之上海關。所謂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使當時照定時價。動帑無多。除此南風司令江浙漕米業已抵津矣。故曰衆人以响响止善。聖人以响响立功。其中條件尙多膠葛。統俟議定。錄狀呈覽。伏望隨時訓示。不宣。

復蔣中堂論南漕書代

承諭以灌塘濟運事難經久。明歲當海運。撥運兼行。以分濟吳楚各漕。誠籌國萬全之慮。竊謂明歲重辦海運。與前歲情事迥然。前歲創始試行。章程未定。不得不照常籌費。以爲河運復舊之地。止以海運通河運之變。究無救於漕務之窮。非終久盡善之計。反本還原之策也。道光五年。舉海運蘇松常鎮太倉百六十萬餘石。南北開銷皆出州縣帑費。共百四十萬金。其中尙可節省一二二十萬。

較之河運帑費每石幾一兩有餘者已大有省便。州縣亦尚有贏餘。然尙謂僅宜非正策。暫行非永逸者。蓋江蘇糧道所屬四府一州歲給旗丁漕項銀米。較他省最爲寬裕。即使絲毫不提州縣帑費。亦足以濟全漕。計漕項銀三十六萬九千九百兩。行月米四十有一萬有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計米折價直銀九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九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爲銀百有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五十八兩。屯丁既不運漕。則以漕項作海運之費。棹有餘裕。何必更留帑費之名。使州縣藉口以浮收於民。小民藉口以挾持於官。不爲一勞永逸之計。然必將此四府一州永行海運。方可舉行。如僅試行一二年。仍歸河運。則有所不可。卽或常鎮二府不歸海運。而蘇松太倉三屬。則舍此莫再生一籌。夫永行海運之議。人不敢主持者。一則軍船之丁役難散。二則津通之收兌難必。三則海商之經久難恃。不知軍船之難安置者。不在旗丁而在水手。蓋旗丁自有屯田。多以運糧爲累。軍籍爲苦。如令其不出運。正其所禱祀而求。計江蘇通省各衛。共若干個。每年各有例造之船。改簽之丁。但先將漕務最困之蘇松太倉三屬改

歸海運。即以三屬之丁船移派於通省。以補他府改造改簽之數。不過二年而
派畢。既免造船之費。又免簽丁之擾。事既兩便。情必欣然。至水手隨船去留。既
省出他屬造船修船之費。兼可折材變價以津貼安置。資本營生。此可無虛者。
一天津前歲收兌全賴欽差大臣主持全局。自後水行海運。安能常有此實。
心稽察之大臣。且由天津抵通州二百餘里。撥船難免濕耗。反以海糧霉變爲
詞。受倉胥之挾制。尤非口舌所能操勝。惟有仿明陳喧議建百萬倉於天津以
受海糧之法。船至直沽。倉場侍郎驗米交倉。卽與商船無涉。俟通州需米。山倉
場隨時撥解。其出納稽核。則由江蘇奏委同知二員專司其事。三載更代。由本
省出考語。送部引見。庶可永免倉胥之挾制。今天津已有四百萬石之倉。再建
百萬倉。以五十金建倉一間。受糧三百石計之。爲費不過十五六萬金。足受三
府之糧。其可無慮者二。國家嚴防海賊。曾禁商船出洋。自康熙中年開禁以
來。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關給執照稽出入。南北遍行。四時獲利。百餘
載來。共沐清晏承平之澤。况朝廷優給運價。視民雇有加。是以各商聞風鼓

舞。爭效子來去。秋上海增造沙船三百餘艘。以備今歲海運之用。且大洋瞬息千里。侵漏無由。沿島文武稽催。淹留不敢。如慮事久弊生。官刻價值。商情阻畏。此則一存政舉。乃地方大吏力能整釐之事。有治人無治法。不得預以將來廢目前。此可無慮者三。昔人論河海並運。比於富室別闢旁門。然必行之有素。相習爲常。而後船數之多少。價值之低昂。收兌之遲速。雖有不便已私之人。不得不陰撓巧阻。今以蘇松三屬常行海運。卽一旦浙江湖廣各省之漕。或梗於河患。或憚於陸撥。欲假道於海運。咄嗟立辦。國家永無誤運之憂。是所利在國計。軍糧行二千餘里之運河。層層有費。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致官與民相持。民與官相持。已成百餘年。海運易閘河。以漕項省帑費。州縣既收漕漕。吳民咸登樂國。但奏明將夏秋地丁錢糧改錢收銀。酌加火耗。紳民一律。以復乾隆錢價之舊。以資火耗申解。一切辦公之費。視收漕浮勦。相去倍蓰。民與吏必皆懼從。可免挾制賠累之積弊。倘再有藉詞額外浮加者。上司執法而行。坦然無復絲毫顧慮之私。使每年藏富於民者百餘萬。省訟

於官者百千案。省耗空於官者數十萬。上下憮然一體。視周文襄湯文正之裁減浮糧功且逾倍。是所益在吏治。在民生。故今言蘇松海運而但爲變通河運之窮。此河臣知河而不知有漕者也。抑漕臣但知虛江楚之漕。而不知虛蘇松之漕者也。蘇松太倉運船輕。抵淮滻。汎前尚可籌渡。非江楚運重程遲之比。即使漕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即使河不梗漕。漕未必因此而清。兩不相謀。各爲一事。惟以錢糧最重之地。值漕務極困之時。議八折。議卹丁。禁浮收。禁閑費。舌敝唇焦。茫無寸效。仰值聖主聖相。勤求民瘼。天時人事。窮極變通。舍海道別無事半功倍之術。爲救弊補偏則不足。爲一勞永逸則有餘。如蒙上達聖聰。仰邀愈允。所有纖悉事宜。尙須與督漕諸公會籌奏辦。從此東南民實永受其賜。

上江蘇巡撫陸公論海漕書

前日面陳江蘇漕弊。非海運不能除。京倉缺額。非海運不能補。請將蘇松常鎮太倉江寧五府一州之漕。酌行海運。竊維國家建都西北。仰給南漕。如使年年

全漕北上。則除支放俸餉外。尙有餘糧。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是以乾隆中。每遇太倅之粟。陳陳相因。屢有普免南漕之詔。但患有餘。何患不足。近日京倉缺米。支放不敷。皆由南漕歲歲缺額。而南漕所以缺額之故。則由於歲歲報災。所以報災之故。則由於兌費歲增。所以虧空之故。亦由於兌費歲增。此其情形從來不敢上達。若不徹底直陳於聖主之前。則受病之源與救病之方。終日依違疑似之間。無以破浮議而堅乾斷。請約略陳之。查江蘇漕船兌漕之費。即以道光初年較之近年。相去已至一倍。道光初年。江蘇兌費。在蘇松每船尙不過洋錢五六百圓。江北每船不過制錢四五百緡。一加於道光三年水災普蠲之後。丁船以停運爲苦累。再加於道光四五年高堰潰決之後。丁船以盤壩剝運爲苦累。三加於道光六年減壩未合之時。空船截留河北爲苦累。此數年中丁船藉口一次。卽加費一次。今歲所加。明歲成例。則復於例外求加。其時漕河梗隔。上游嚴檄督催。州縣惟恐誤運。於是數載中蘇松已加至洋錢千圓。繼

以道光十一十二十三年蘇松糧道陶廷杰苛撻米色。驕縱旗丁。於是三載中

蘇州遂加至洋錢千二三百圓。松江千四五百圓。而白糧則每船三千圓矣。而江北刁丁亦效尤遞加不等。今日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然道光八九年間。帑費雖大。而銀價尚未大長。每兩兌錢千二三百洋錢。每圓兌錢九百零。使銀價如常。猶可勉強支應。近日則文銀日貴一日。卽帑費又歲長一歲。是暗中又幾增一倍。誠爲從來所無。然而每年不致誤漕者。何哉。則報災爲之也。每帑費加一次。則漕米減收一次。綠州縣收漕折色。不能與之俱加。不得不聽小民籲求報災。以其數分緩漕之米。貼補數分浮折之米。於是每大縣額漕十萬石者。止可辦六萬石。是以連歲豐收而全漕決不敢辦。非獨州縣兌費無所出。卽旗丁年年減運船。亦久已變賣烏有。計江浙兩省。每歲緩漕不下百萬。歲復一歲。天庾安得不空。此京倉缺米所由來也。而議者尙以江蘇州縣漕累爲不實。試思漕果有利。則州縣惟恐不辦全漕。何反甘心減少。况民風較刁之元和常熟華亭婁縣丹陽丹徒金壇句容上元江寧等處。百姓所完本色折色。不及兌費之半。則州縣全係賠墊。且不但完漕如此。卽地丁錢糧亦不肯隨銀價增長。則州縣

又係賠墊。錢漕皆賠如此。然而上下忙不致誤奏銷者。何哉。則漕項爲之也。向例藩司地丁每年奏銷。而糧道漕項則兩年始奏銷。如及兩年而州縣離任他處者。則又可免處分。州縣雖挪移墊公。然不敢虧地丁。而僅敢虧漕項。是以江蘇州縣幾無二載不調之缺。而漕項虧空遂至二三百萬之多。此清查所由來也。漕弊既如此極。而謂海運即可除弊者。何哉。軍船行數千里之運河。剝淺有費。過淮有費。屯官催償有費。通倉交米有費。故上既出數百萬漕項以治其公。下復出數百萬帮費以治其私。海運則不由內河。不經脣飽。故道光五年運米百六十餘萬石。而費止百四十萬金。其內尙有可節省二十萬金。計蘇松太倉二府一州之粟。可用糧道漕項銀米辦之而無不足。可不取絲毫之帮費。既無帮費。則州縣無可藉口以浮取於民。民無可藉口以報災於官。年年可收清漕。卽年年可辦全漕。每年藏富於民者數百萬金。藏富於國者數百萬石。而太倉永無缺貯之虞矣。既無帮費。則州縣無藉口挪墊。但將地丁正雜稅課收錢收銀。酌加火耗。以資申解辦公之費。民既喜驟脫於漕困。必不刁難於上下忙銀。

倘州縣再有浮勒於民虧空於官者。上司執法而行。坦然無復顧慮。吏治民風國計一舉三善。而清查後永無虧空之患矣。是惟海運可再造東南之民力。惟海運可培國家之元氣。且二府一州不過南漕一隅。其江北及浙江湖廣江西安徽之漕。仍由運河行走。於大局並無變更。此外尙有漕務極敝三縣。如鎮江之丹陽金壇江寧府之句容。或可提出附歸海運。亦救民生之急策。合並附陳。其餘款別陳於左。

一回空船仍令照常歸次。不必援上年截留河北舊案也。查四府一州額糧百五六十萬石。額設漕船二千數百隻。自連年報災。屢次減運。不過存一千餘船。其水手有二種。一係沿途隨雇之短縛。回空時照重船約少一半。日隨雇隨遣。不煩安置。惟有常年在船之頭柁篙工等。每船不過數名。冬月分歸各次。合計不過萬餘人。道光六年試行海運時。減塘尚未合龍。故將空船截留河北以爲接運來春江廣重船之地。然第七年仍行河運。丁船即以截留苦累。藉口增費。今再行海運。與上年河道梗塞情形不同。亦若截留河北。則事出無名。且漕運

衙門必預防地方官有常行海運永停河運之意。先持異議。甚或暗唆水手滋事。鋪張入告。恐嚇阻撓。勢所必至。不如照常歸次。不露形迹。既免漕帮藉口。且既歸次以後。則權在地方官。總可設法辦理。較之截留中途。全由漕運衙門專政者。主客攸殊。以千餘船分泊二十餘處。其勢既分。彈壓亦易。且受允蘇松常鎮各捐。均有尖丁。殷實居其大半。無難責令暫行約束。即如現在各縣均有減歇之船。每船不過留一二人看守。並無別煩安插之事。至其全局散遣之議。應俟本年夏季海運平安抵通交兌全竣。明效大驗之後。再奏請劃出四府一州。永行海運。無難別籌散遣。如此時卽奏籌散遣漕船水手之議。是爲千金之費。而與狐謀皮。不惟無益而反有礙也。至其章程。與道光丙戌所行。宜隨時變通。謹條陳於左。

一海運全漕。宜一次運津。不必援舊案分兩次也。

一海運北倉交米。除存津倉五十萬石外。其餘亦應以到津收驗爲峻。不能再赴通州也。

一海運船價經費。今昔銀價懸殊。應查照上年銀價作錢。不能照今春揭米之例也。

一漕項銀款僅敷海船水腳。其南北二局經費。將漕項米款半解折色以資辦公也。

一海運全漕外。尚有海船耗米十二萬石。到津應聽其自行變賣。毋庸官爲收買也。

一海運經費。但用漕項銀米卽敷辦漕。毋庸再提帑費以滋流弊也。

錢漕更弊議上李石梧中丞

江蘇消費之大。州縣之累。日甚一日。其弊曰明加暗加橫加。始也帑費用錢不用銀。其時洋銀每圓兌錢八百文。故州縣先漕每喜舍錢用洋以圖節省。其後洋銀價日長。而兌費亦因之而長。其用洋銀之費已不可挽回。此暗加之弊也。自道光五年行海運停河運一歲。旗丁以罷運爲苦累。道光六年。河工大挑。空船截留河北。旗丁又以守凍爲苦累。每苦累一次。則次年必求調劑一次。此明

加之弊也。又道光十九年間。四府糧道陶廷杰挑斥米色驕縱旗下。於是二三載間各州縣約加帮費三十萬兩。此橫加之弊也。皆蘇松之情形也。惟常州漕兌費至今用錢。故價無大長。而丹徒丹陽金壇句容則又地瘠民刁。漕完本色地丁錢糧亦不敷解費。且金壇句容皆山邑。舟不抵城。須陸運至水次。宜照山邑折漕之例。以恤其困。並將地丁錢糧改收折銀。酌加火耗。以免地方官之賄墊。此又情形之小異也。今欲大劑蘇松常太倉各郡州縣之累。惟有一大章程。查明代江南州縣舊制。常州有武進無陽湖。有無錫無金匱。宜興無金溪。蘇州有吳縣長洲無元和。有崑山無新陽。有常熟無昭文。有吳江無震澤。松江有華亭婁縣無奉賢。金山太倉州有嘉定無寶山。其時漕未嘗不運。事未嘗不舉。亦從未聞明代州縣有收漕之弊。且其時沿張士誠莊田之額。賦更重于今日。而不覺其繁。國朝減免蘇松浮糧至再至三。而官民不勝其困。何哉。愚以爲銀價之弊已無如何。惟有裁缺并縣之法。一復明代古縣之舊。每并一缺。則省官規幕費丁役雜費及應酬之半。似救弊本原之一法。謹抒其愚以待大吏之

不守常規善復古制者。至寶山偏海城池卑綱不通舟潮應內移于羅店饒富之地。或與嘉定同城此則不必并而必當移者謹議。

籌餉篇

利出三孔者民貧。利出二孔者國貧。曷以便國而便民。作籌餉篇。
自昔筦山海之利以歸國家者必出其陽而閉其陰。有陰陽即有官私。故餉政之要不出化私爲官而緝私不與焉。自古有糾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鄰私惟有減價敵之而已。減價之要先減輕其商本而已。議者動曰減之有減。安能敵無課之私。此混鄰私于場私。場私無課而鄰私有課。議者又曰淮鹽引地受浙潞川粵之四灌。其課或不及淮南三之一。安能減三分以敵一分。此又不知私鹽課輕而費重。關津規例多于課本。故遇官鹽減價之年。鄰私立阻而不行。提價之年鄰私雖紓而無益。此已事之明效。或又謂道光十載奏裁浮費以來。淮課減存四兩。食岸每引三兩。加以場價墩費改冊費每引成本十二兩。略符乾隆中阿文成公所奏之數。安能再減。不知乾隆中銀錢之價以兩兌千。是昔

時十二兩僅抵今日六兩之價。詎可以名而例實。淮南湖廣大吏整飭又整飭。彌縫又彌縫。而銀價愈昂。私充愈甚。官銷愈滯。場岸復積存三綱之鹽。去冬甫請對折行鹽。今冬復請兩綱展緩。如棄夫之患債。如逋戶之畏賦。如壅病之日延一日。如窮鄰之月攘以待來年。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與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國病民。曷若盡收中飽蠶蝕之權。使利出于一孔。出一孔之法。如何。曰。非減價曷以敵私。非輕本曷以減價。非裁費曷以輕本。非變法曷以裁費。夫推其本以齊其末。君子窮原之學也。宜民者無迂途。實效者無虛議。大人化裁通變之事也。欲出一孔。無外四端。

一日額課減而不減。淮南鹽課正雜錢糧。舊不過三百數十萬兩。以額引百四十萬計。引止二兩數錢。自帑利匣費併入引課。又加外支雜費。遂引至四兩有奇。今淮北既歲撥溢課協貼七十萬。是南引可縮至三兩有奇。淮南鹽課號甲天下。其實每年何曾運足百四十萬引之鹽。徵足四五百萬之課。雜款緩納。動

欠數綱。奏銷虛報。并欠正課。計一綱之全課。數年尙未完清。是無減額之名而有減額之實也。計淮南綱食鹽共完入奏銷正雜銀二百萬兩外。加帑利鹽規匣費院司節省辦貢辦公外支雜費外。加參價十六萬兩。倉穀八萬餘兩。共每綱銀四百七十七萬兩。除淮北代納協貼七十餘萬外。每綱計三百九十九萬兩。額行百四十萬引。計每引徵銀二兩九錢。應請作爲定額。每年一綱以外。無論提行溢銷若干。攤課而不增課。假如溢銷至四分之一。卽每引錢糧可攤減至二兩有奇。若謂鄰省川粵浙端課額懸殊。恐減價仍難敵銷。則請徵以二事。道光十一年三月。漢岸跌價。卽銷九萬五六千引。每月額銷只六萬引。及四月提價。卽僅銷五萬引。使盡如季春一月內減價之銷數。每年當銷百有十萬餘引。川粵潞私全行敵退。卽一楚岸已應溢銷三十餘萬引。何況江西安徽皆同各岸私鹽盡退。豈有引不溢額課不足額之理。是有減課之名而有溢課之實者一。又若淮北試行票鹽之初。亦惟恐不逮額。乃每年皆行兩綱之鹽。收再倍之課。歲貼淮南七十餘萬。是名爲每引徵課二兩。實已每引攤足三四兩之額。

此又有減課之名而有溢課之實者二。故曰額課減而不減。

二曰場價平而不平。淮南各場有商亭、塗亭半商半塗之別。又有鹽色售價高下之差。商亭產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鹽照鍊計火歸塗。每桶二百斤。兩桶成引。每桶給價錢百文至八百文止。鹽價例無長落。卽有塗丁借欠調劑。通計每桶約加百文而止。半商半塗者。窮窯借塗商工本煎鹽。桶價與商亭等。此皆利在場商塗商者。塗亭則產鍊皆塗丁自置。其鹽任售各塗。其價隨時長落。每桶賤則五六百文。貴則二千餘文不等。此利在塗丁者。大抵場商十居五六。塗商與塗亭各居十二。其鹽色上白者銷湖廣。次者湖廣江西通行。惟極下之市鹽銷江西安慶。不銷湖廣。故桶價高下迥異。又有堆貯捆運之費。暨官私規草。價長落之異。每引鹽本至少約九錢一兩。多者一兩四五錢。及售與運商。均送泰塉交易。總視岸銷暢滯為高下。每遇岸鹽獲利。則場價預提。由場至塉。僅數百里。一季往返數次。而場商每引得二三兩之利。運商卽每引暗增二三兩之本。故變法而不先定場價。則祇供場商之壟斷。若道光十三年至十六年。南

鹽場價大長。上鹽每引至六兩有奇。中鹽五兩有奇。下鹽亦四兩有奇。再加百斤帶殘復一兩有餘。較之目前平市每引相去二三兩。夫行鹽原欲使商獲利。特未可使不納一課不行一引之場商坐收倍利。淮北先定場價始能改票。南鹽何獨不同。如欲變法輕本。應就目前平市定爲永制。再裁規費平草價。以輕場商之成本。或仿淮北官局派買。或兼許各食岸融運北鹽。則南場自不居奇。且暢銷提行場鹽。儘煎儲售。有溢無壅。則商竈亦將倍利。故曰場價平而不平。三曰壩工捆工裁而不裁。南場分通州泰州兩路。通屬之鹽由場一水過塢。無須轉般換船。費省期速。泰屬則場運二河。中隔一塢。般剝偷撤。其弊甚大。近年運商頗仿通屬之例。津貼場商銀兩。改出孔家涌口。直達運河。終爲各壩工役所格。其累運本者一。南鹽五百斤。出場到儀徵。改捆子包。江西七斤四兩。湖廣八斤四兩。其耗斤糜費透私濟匪更數倍。泰塢若謂岸銷小包始便。何以鄰私皆百斤大包暢行無阻。而官鹽反爲壅滯。可見子包改捆。并無益于岸銷。祇足爲官役把持偷耗之地。其累運本者二。從前淮北綱鹽。則三次捆成大包。千有

三四百斤。淮南綱鹽復改捆子包七斤八斤。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皆絕不可解之制。今欲輕運本。速運期。應照食鹽百斤出場之例。分場設局。逐包掣定。無論通泰。皆一水直達運河。及至儀徵。但有掣驗而無改捆。其儀徵捆工仍令扛昇。船行仍令攬載。市不易肆。人不失業。而泰塘距揚伊邇。轉移執事。所在需人。何患安置之無地。泰塘委員移駐孔家涵。仿淮北大伊山抽驗之法。儀徵監掣同知。仿淮北西塘過載查驗之法。仍令總掣全綱。但無改捆偷漏。何患稽察之不周。故曰塘工捆工裁而不裁。

四曰各岸浮費不裁而裁。鹽爲利藪。官爲鹽蠹。而其蟲之尤甚者。爲江西湖廣。方其赴場重鹽也。每票千引。需七屯船。前後牽制。不能分拆。且錢糧分四次完納。又有窩單。有請單。有照票。有引目。有護照。有梶封。有水程。有院司監掣批驗。子鹽五次公文。委曲煩重。徒稽守候。而滋規費。大弊一。及商鹽到岸。也有各衙投文之費。有委員盤包較畝之費。有查河烙印編號之費。守候經年。然後請放。開封。又有南北兩局員換給水程之費。三關委員截票放行之費。名色百出。不

可勝贍。例費歲七十萬。每引約計一兩。江西則不問鹽之多寡。例費四十餘萬。安徽三府食鹽官費亦三十餘萬兩。每引皆擬二兩。屢奏裁汰有名無實。大弊二。今爲變通易簡。計移湖廣岸。九江奏委總辦大員專司其事。扼三省運道之樞。且爲江督所節制之地。其錢糧一次總納。以百引起票。其票先蓋院司之印。持票赴場辦鹽。過局過壩。抵儀過掣。皆止加印截角。而無改給。自儀開江沿途通關。亦止加印加鉛。而無改給。湖廣江西專設鹽道之由。由綱鹽均在省埠發賣。凡定價值報銷數。催補緩納課銀。改給民販水程。皆鹽道專責。今輕本減售。則不煩定價。以到數爲銷數。則不責考成。錢糧在揚全納。則不煩提課鹽票。既指明口岸。票商在楚發販者。亦可將百引之票轉給水販。毋庸改給水程。到岸銷竣繳票。亦仿淮北之法。聽其自便。毋庸州縣催繳勒索。且九江既設總局。司每綱奏銷考成。則江廣鹽道可改地方巡道。淮南課重地廣。縱使減價暢銷。亦止能恢復引地。斷無侵越川粵滬浙之理。亦斷無轉淮灌北之事。應請令江運八岸。仍運北鹽外。其江廿食鹽不許過江安池太食鹽不許赴湖廣江西湖。

廣江西岸鹽不許售于食岸。共分四大界。其在四界內者。如所指州縣鹽過墾滯。許其就地呈明。改運鄰岸。盡蕩煩苛。與時消息。而鹽如百貨之通流矣。江西湖廣糧船貨船回空。皆可買載有課之鹽。千金數百金皆可辦百引之票。雲趨霧集。而船私皆變正課矣。夫以十餘疲乏之綱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數省散商之財力。衆擎易舉。以一綱商任百十廝夥船戶之侵蝕。何如衆散商各自經理之核實。以綱埠店設口岸而規費無從遙制。何如散商勢渙無可指索。以綱商本重勢重。力不敵鄰私。而反增夾帶之私。何如散商本輕費輕。力足勝鄰私。且化本省之私。此皆淮北已事。無勞多喙。至地方吏既無行銷之責。又無私梟之處。考成輕案牘省。陰受化私爲官之益。如淮北皖豫行票各州縣之成效。小損而大益。何顧口岸之阻撓。故曰各岸浮費不裁而減。

以上四條。計省科則四十餘萬。場壩浮費百餘萬。在場在岸官費二百餘萬。共計減輕成本約四百萬。然後就其所輕之本。核其所減之價。約其所餘之利。而通計之。湖廣鹽每引四百斤。錢糧三兩。鹽價二兩七錢。此據上色真梁鹽價。其

次色鹽價遞減。自場至儀船價八錢。在儀機費及扛包關鈔共六錢四分。抵岸
船價七錢。各處辛工店用八錢。計每引鹽四百斤。需成本銀八兩四錢四分。江
西鹽價更少一兩。惟加到省。駁費一錢五分。共成本銀七兩五錢九分。較目前
湖廣江西鹽本十二兩有餘者。已減省四兩數錢。輕重相去遠矣。計減去錢糧
一兩一錢。鹽價一兩一錢。揚費儀河等費二錢五分。岸費九錢。又江船隨到隨
售。無煩守住一年。省梶封加戤等費。亦減去八錢。共約減四兩幾錢。若提行溢
銷錢糧攤減近二兩。則成本不過七兩有奇。目前子包岸價。楚鹽上者售銀二
錢八分。江西二錢五分。今但依道光辛卯春減售之價。已可招販敵私。然辛卯
岸價尚未大輕鹽本。故運商無利。不久即提價滯銷。今成本減輕。隨到隨銷。
一歲往返二三次。則每包再酌減數分。而仍有數分之餘利。豈尚不敵川粵之
私。此猶僅據定額而言。若試行之始。卽并提行溢銷而計之。將錢糧攤減至二
兩以外。便本更輕。銷更速。其效尙有不僅如是者。而其扼要則在以九江總局
奪江廣岸吏挾制需索之權。故可慶十全而無一患。淮饒明而浙粵蘆潞之利

害皆明。淮鹽效而浙粵蘆滷之推行皆效。故曰天下無興利之法。去其弊則利自興矣。鹹政無緝私之法。化私爲官則官自暢矣。衣垢必澣。身垢必浴。疇不知之爲千金之裘。而必與狐謀其皮。爲百金之饌。而必與兔謀其羞。何待撓格而始疑之。故法必可行者。其事必不果行。

此道光中陶雲汀官保棄世時所草也。呈之後任李公星沅未行。至陸公當漢岸火災之後。始力主行之。甫奏新猷。卽遭上游粵賊之難。楚豫漕鹽皆不可復問。蓋運數所乘。非盡關人事也。咸豐二年記于興化西寺。

淮北票鹽志敘

代

天下無興利之法。除其弊則利自興矣。鹹政無緝私之法。化私爲官則官自鬯矣。欲敵私必先減價。減價必先輕本。輕本必先除弊。弊乎利乎。相倚伏乎。私乎官乎。如轉圜乎。弊之難去。其難在仰食於弊之人乎。淮北票鹽創行數載。始而化洪湖以東之場私。繼而化正關以西之鹽私。且奏銷數百萬外。其餘額猶足以融淮南懸引之不足。夫票鹽售價不及綱鹽之半。而綱商岸懸課糲。票商雲

趨脅赴者何哉。綱利盡分於中飽蟲弊之人。墮工捐夫去其二。湖渠岸私去其二。場岸官費去其二。縣浮冒去其二。計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票鹽特盡革中飽蟲弊之利。以歸於納課請運之商。故價減其半而利尙權其贏也。且向日仰食於弊之人。卽今日仰食於利之人。昔之利私而今之利公。何謂淮北可行而異地不可行。疑者或曰。減之又減。安能敵無課之私。不知場私無課而鄰私有課。有課之私。減價敵之而有餘。無課之私。豈盡價收之而不足乎。或又謂舊票充新。難免再運之處。無論卡局截角重重稽察。且票可冒。課不可冒。苟票可轉運。則請票十餘萬引外。卽應無復請票之人。何以每年數十萬引。從無票少於額鹽浮於課之事乎。或又謂湖私改販。難革號晉。北鹽灌鄰。保無藩決。然則繫化爲良者必不許其爲良。北受蘆侵者必永爲其所侵也。又有謂收稅章程年更歲易。良由以有定之鹽。應無定之販。不如簽商認岸。一勞永逸者。不知指商索費。則成本立增。爭暢含滯。則規避競起。且票鹽有百世不易者。改道歸局是也。有必與時變易者。錢糧出納。販不足則以不足之證治之。販有餘則以有

餘之設治之弊不同。防弊亦不同。總之弊必出于煩難。而防弊必出于簡易。裕課必出于輕本。而紓課必出于重稅。此則兩淮所同。亦天下鹽利所同。亦漕賦關榷一切度支之政所同。方今生齒日繁。生財日狹。司農常憮然盱衡山海。欲籌商課之有餘。以裨農賦之不足。然則一隅之得失。固將爲四方取則焉。前于道光十七載。曾刊票鹽初志。嗣因軍餉奏銷。斟酌損益。章程屢變。事則倍難于前。功則無改于昔。重加釐訂。用垂法戒。以存創始守舊之規模。以明子賢收伯制法。宜民可久。可大之精意。志淮北也。而不專志淮北也。

嘗有淮北票鹽記一篇。約二千言。最爲明核。不料失葬于揚州。今欲補之。非得淮北票鹽志不可。而亦無此心緒矣。自記。

上陸制軍請運北鹽協南課狀

咸豐二年署海州分司任內

敬稟者。頃接總辦委淮南監掣同知謝丞來札。以本年新章開局。必應掃數全完。而收課至多尙止八十萬大引。缺三十萬大引。欲令淮北票商協運淮南二十萬大引等因。源卽傳詢各票商。據稱本年票鹽壩價不長。已處壅滯。成本佔

閣安能再有兩分資本以運南鹽。且南鹽泝長江而上，北鹽泝洪湖面上，相去千里。安能兼顧。况南鹽如果有利，南商何不運之。又南場缺產與否，尚不可知。如因奏銷之故，不問利害，強令必行，則是既運無利之鹽，又納無鹽之課。商等只辦票鹽，資本已盡于淮北四十六萬引。安又有三十萬大引之本。實屬力不從心，礙難冒險嘗試等語。源思該商等所難，皆出實情。一時無以奪之。惟是新章大局所關，不可聽其空礙。再三熟思，本年淮北非常旺產，足有兩綱之鹽，興其以北商運南鹽，而趨趣不前。何如即使北商運北鹽，協南課，更加種種調劑，如以貲本不敷爲疑，儘可令其將已運到壩之鹽，先運到揚，不必抵岸，即在儀徵發賣，隨賣隨徵，或在壩先納半課，到揚補納，亦隨其便。俟明年南鹽銷畢，始再運北場之鹽，以補本綱票鹽額課。該商等因手開節略章程，局商轉交公議，該商等計議三日，始各翕然多以爲可行。謹陳大概于左，以備采擇。

一鹽價宜酌減也。本年淮北掃兩綱之鹽，卽銷售兩綱所得場價，本在前綱之外。難照常年價值。應請每引交場價銀七錢。

一錢糧宜酌減也。淮北自帶納歷引以來。課額已重。今更協貼南鹽。應請永除倉穀三錢。惟河費爲冬春二單打壩濟運之用。不能議減。

一請卽用原包出場也。北鹽過淮。例須北掣。同知秤掣。到儀例需南掣。同知過掣。若令逐包改捆。不獨屑屑拋撒。亦恐時日稽延。應請准其原包出場。其過淮過儀止過掣而不改捆。給引費不給捆費。以歸簡速。

一請壩鹽先運。再以明年票運補還壩鹽也。北商並無兩番貲本。今鹽既存壩。卽係有課之鹽。應請准其先運。其鹽未出場者。應准其先納半課。俟到揚出售。補足南課。此二項鹽均于明歲再運票鹽補足。各歸各額。不過令各商不添貲本。而多獲一納之利。初不相妨。

一南課之鹽。應請准其卽在儀徵出售也。此等均係淮北票商。若令遠赴淮南各岸銷售。勢必不能兼顧。且恐有誤淮北票額之鹽。應請令卽在儀徵發給水販。庶就近易于收回成本。補辦票鹽。

一北鹽南課應請卽在揚州開局也。現在新章會辦之時。只論鹽課之有無。不

問商賈之南北。應請令卽在揚州開局。源等會同辦理。逐日收納。不但使各商爭先搶納。無可觀望。易于足額。卽源等遇有公事節目。同處局中。彼此面商。立即可定議。以免參差知會之煩。

以上六條。係爲新章奏銷大局起見。在淮北則爲以一年運兩綱之鹽。以一綱納兩綱之課。事係創行。更張闊大。是否有當。伏乞訓示。如可施行。應請憲頒示諭。刊印多紙。廣貼揚城内外。及海州各卡局。以廣招徠。而昭新令。實爲公便。

古微堂外集卷七終